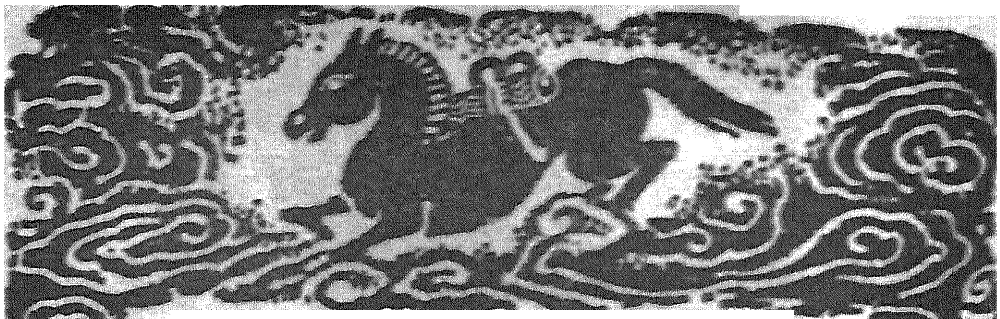
焦氏類林

四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焦氏類林

（四）

輯 竑 焦

焦氏類林卷之六下

容止

孔子長十尺。大九圍。坐如蹲龍。立如牽牛。就之如昴。如斗。演孔圖。○曹植相論云。孔子面如蒙倛。周公形如斷蔗。○蔗音思。

晏勝之素聞雋不疑賢。至渤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櫑具劍。珮環玦。褒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門下欲使解劍。不疑曰。劍者君子之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開閤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躧履起迎。

王商爲人有威重。長八尺餘。身體鴻大。容貌甚過絕人。河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丞相商坐未央廷中。單于前拜謁商。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聞而歎曰。此眞漢相矣。

馮假長不滿七尺。常自恥短陋。恐子孫之似也。乃爲子伉娶長妻。伉生勤。長八尺二寸。

周燮生而欽頤折額。醜狀駭人。其母欲棄之。其父不聽。曰。吾聞聖賢多有異貌。興我宗者。乃此兒也。

陸閎字子春。姿容如玉。威儀秀異。光武嘗登臺見而偉之。歎曰。南方故多佳人。

魏陽元身長八尺二寸。不修常人近事。爲相國參軍。晉王每朝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

嵇叔夜長七尺八寸。偉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飾厲。而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正在羣形之中。自知非常之器。

石苞字仲容雅曠有智局容儀偉麗不修小節時人爲之語曰石仲容美無雙

衞叔寶在羣伍中有異人之望齠齔時乘白羊車於洛陽市咸曰誰家璧人於是家門州黨號爲璧人

王武子叔寶之舅嘗與叔寶同遊語人曰昨日與外甥共坐若明珠之在側朗然來照人

王濛美姿容嘗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馨兒邪居貧帽敗自入市買之嫗悅其美遺以新帽

孟覬與兄昶並美風姿時人謂之雙珠

伯仁儀容宏偉善於俛仰應答精神足以蔭映數人（鄧粲晉紀）

陶隱居身長七尺四寸神儀明秀朗目疎眉細形長耳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

謝景滌年二十爲太子舍人意氣閒雅瞻視聰明梁武帝嘗目送之謂徐勉曰覺此生芳蘭竟體

王儉儀容甚盛作解散幘斜插簪朝野慕之相與放效嘗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況也

王景文美風姿袁粲歎曰景文非惟風流可悅乃咀嚼亦復可觀有一客及見謝混答曰方謝叔源則爲野父矣粲惆悵久之曰恨眼中不見此人

宋孝武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王彧、謝莊爲一雙阮韜、何偃爲一雙（唐人詩雲仍王謝竝風貌阮何雙）

袁愍孫峻於儀範廢帝祼之迫使步愍孫雅步如常顧而言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褚彥回美儀貌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遠國使莫不延目送之宋明帝歎曰褚彥回能遲行緩

步便得宰相矣時以方何平叔

彥回與王彧、謝莊等。嘗聚袁粲宅。初秋涼夕。風月甚美。彥回援琴奏別鶴之曲。宮商既調。風神諧暢。謝莊撫節歎曰。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宮商暫離。不可得已。

何炯白皙美容貌。從兄求點每曰。叔寶神清。杜乂膚清。今覩此子。復見衛杜在目。

張敷善持音儀。盡詳緩之致。與人別。執手曰。念相聞餘響。久之不絕。張氏後進皆慕之。其源起自敷。

張氏自敷以來。並以理音節修儀範爲事。至融。風止詭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首。意制甚多。聚觀成市。融了無愧色。隨例同行。常稽留不進。齊高帝素愛融。見常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柳世隆謂神武曰。庾杲之爲蟬冕所映。彌有華采。

璽祈風姿端雅。范述見之歎曰。此荆楚仙人。

伏曼容風采韶秀。宋明帝以方嵇叔夜。命吳人陸探微畫叔夜象賜之。

都水使者季珪之曰。見王思遠終日匡坐。不妄言笑。簪帽衣領。無不整潔。便憶邱明士。見明士篷頭散帶。終日酣醉。吐論縱橫。唐突卿宰。便復憶見思遠。言其兩反也。

李諧形貌短小。兼是六指。因瘿而舉頤。因跛而緩步。因謇而徐言。人謂李諧善用三短。

裴粲謁高陽王。王以舊怨。含怒待之。粲神情閑遠。舉止抑揚。雍目之。不覺內解。坐定謂曰。可更爲一行。粲

卽下席。從容而出。

溫子昇詣梁客館。自以不修容止。謂人曰。詩章易作。逋峭難爲。

長孫儉爲荆州。蕭詧遣使內附。儉於廳事前列軍儀。具戎服。以賓主禮見客。容貌魁偉。聲音如鐘。大爲鮮卑語。遣人傳譯以答問。客皇恐不敢仰視。日晚。儉乃著裙襦紗帽。引客晏別齋。因敍梁國喪亂。朝廷招攜之意。發言可觀。使人大悅。出曰。吾所不能測也。

簡傲

張飛嘗就劉巴宿。巴不與語。謂諸葛亮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何至與兵子語。（零陵先賢傳。）

管輅嘗謂人曰。吾與劉穎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寢矣。（劉智傳。）

謝朓輕江祏爲人。祏嘗詣朓。朓因言有一詩。呼左右取。既而便停。祏問其故。曰。定復不急。

張纘與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居權軸。賓客輻輳。有退詣纘者。纘輒拒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

劉孝綽仗氣負才。多所凌忽。每朝集會同處。公卿閒無所與語。反呼騶卒。訪道途閒事。

謝滂嘗與劉悛飲。推讓者久之。悛曰。謝莊兒不可云不能飲。滂曰。苟得其人。自可流湎千日。悛慙不能言。

孫子荆爲驃騎參軍。時石苞在驃騎府。孫負其才氣。又心易苞。初至不拜。但長揖。語苞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

中書舍人狄當周赴、並管要務。以張敷同省。名家欲省之。赴曰。彼若不相容接。不如勿往。當曰。吾等並已員外郎。何憂不得共坐。敷先方設二牀。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坐。敷呼左右曰。移我牀遠客。赴等失色去。

孔休源寄宗人少府孔登宅。范雲命駕到少府。登謂當詣已備水陸之品。雲駐筯。命休源及至。命取其常膳。止有赤蒼米蒸鮑魚。雲食休源食。不舉主人之饌。高談盡日。同載還家。登深以爲愧。

許敬宗性輕傲。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聰。曰。卿自難記。若遇曹劉沈謝。暗中摹索著亦可識。國史纂異。

崔信明簡亢。自矜其文。謂過李百藥。時人弗許也。一日。鄭世翼遇之江中。謂曰。聞公有楓落吳江冷。願見其餘。信明欣然多出衆篇。世翼覽數詩曰。所見不逮所聞。投諸水。引舟而去。

汰侈

吳王闔閭秋冬治城中。春夏治城外。旦食魚山。晝遊蘇臺。射於鷗陂。馳於遊臺。興樂石城。走犬長洲。吳越春秋。

武帝起招仙閣於甘泉宮西。編翠羽麟毫爲簾。青琉璃爲扇。懸黎火齊爲牀。其上懸浮金輕玉之磬。有霞光繡、藻龍繡、連煙繡。有走龍錦、雲鳳錦、翻鴻錦。閣上燒荃蘼香屑粟許。其氣三月不絕。郭憲洞冥記。

梁孝王好營宮室苑囿之樂。作曜華之宮。築兔園。園中有百靈山。山有膚寸石、落猿巖、棲龍岫。又有雁池。池間有鶴洲鳧渚。其諸宮觀相連。延亘數十里。奇果異樹。瑰禽怪獸畢備。王日與宮人賓客弋釣其中。西京雜記。

哀帝爲董賢起大第於北闕下。重五殿洞六門。柱壁皆畫雲氣華蘢。山靈水怪。或衣以綈錦。或飾以金玉。南門三重。署曰南中門。南上門。南更門。東西各三門。隨方面題署亦如之。樓閣臺榭轉相連注。山池玩好窮盡雕麗。西京雜記。

郭況。光武皇后弟也。累金數億。錯拾寶以飾臺榭。懸明珠於四垂。晝視之如星。夜望之如日。里語曰。洛陽多錢郭氏室。夜日晝星富無匹。拾遺記。

馬融善鼓琴。好吹篴。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嘗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次以相傳。鮮有入其室者。

梁冀大起第舍。而妻壽亦對街爲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堂寢皆有陰陽奧室。連房洞戶。柱壁雕鏤。加以銅漆。窗牖皆有綺疏青鎖。圖以雲氣仙靈。臺閣周通。更相臨望。飛梁石磴。陵跨水道。金玉珠璣。異方珍怪。充積藏室。遠致汗血名馬。又廣開園囿。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崤。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間。冀壽共乘輦車。張羽蓋。飾以金銀。游觀第內。多從倡伎。鳴鐘吹管。酣謳竟路。或連繼日夜。以騁娛恣。

靈帝起裸游館千間。渠水遶砌。蓮大如蓋。長一丈。夜舒晝卷。名夜舒荷。宮人靚粧。解上衣。著內服。或共裸浴。西域貢茵墀香。煮湯。餘汁入渠。號流香渠。

靈帝裸游館。采綠苔而被階。引渠水以繞砌。周流澄徹。乘船游漾。選玉色宮人。執篙楫奏招商之曲。以來涼風。曰涼風起兮日照渠。青荷盡偃葉夜舒。占日不足樂有餘。清絲流管歌玉虯。千秋萬歲嘉難蹤。拾遺記。

魏文帝美人薛靈芸。年十五。容貌絕世。常山太守習谷以千金寶賂聘之以獻。至京師。帝以文車十乘迎之。道側燒石葉之香。未至數十里。青燭之光。相續不滅。車徒咽路。塵起蔽於星月。又築土爲臺。基高三十丈。列燭於臺下。遠望如列星之墜地。道傍一里一銅表。高五尺。以志里數。故行者歌曰。青槐夾道多塵埃。龍樓鳳闕望崔嵬。清風細雨雜香來。士上出金火照臺。拾遺記。

甘甯以錦維舟。或割棄以示奢侈。吳志。

羊琇性豪侈。費用無復齊限。而屑炭和作獸形以温酒。洛下豪貴。咸競效之。

王劭字敬祖。永康初。遷司徒。驕奢有父風。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爲限。時論以爲太官御膳。無以加之。

石虎冬月施熟綿流蘇斗帳。四角安純金龍頭銜五色流蘇。或用蜀地傳山文錦。或用紫綈小明光錦。鄴中記。

石崇伎妾千餘人。擇十數人裝飾一處。使忽視之。不相分別。刻玉爲倒龍佩。瑩金爲鳳凰釵。有所召者。不呼姓名。悉聽佩聲。視釵色。玉聲輕者居前。釵色豔者居後。以爲行次而進。

外國進火浣布。帝服之以幸季倫。季倫身敝服候帝。從奴五十人。悉衣火浣衫。

阮佃夫明帝時。論功封建城侯。宅舍園池。諸王邸第莫及。女伎數十。藝貌冠絕當時。金玉錦繡之飾。宮掖不逮也。每製一衣。造一物。都下莫不效焉。嘗中路遇劉休。相要同反。就席。便命施設。珍羞畢備。諸火劑竝皆始熟。如此者數十種。佃夫常作數十人饌以待客。故造次便辦如此。晉世王石不能過也。

河閒王琛造文柏堂。形如徽音殿。置玉井金罐。以金五色續爲繩伎。女三百人皆國色。遣使求名馬。遠至波斯國。得千里馬。號曰追風赤。次有七百里馬十餘匹。皆有名字。以銀爲槽。金爲鎖環。造迎風館於後園。玉鳳銜鈴。金龍吐佩。素奈朱李。枝條入檐。伎女樓上。坐而摘食。嘗會宗室。陳寶器。有水晶鉢瑪瑙琉璃碗。赤玉巵數十枝。作工奇妙。中土所無。皆自西域而來。金甁銀甕百餘口。甌槃盤合稱是。復引諸王按行府庫。錦罽珠璣。冰紈霧穀。不可勝數。琛謂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融曰。嘗謂高陽寶貨多於融。誰知河閒瞻之在前。江陽繼美。笑曰。卿欲作袁術之在淮南。不知世閒復有劉備也。伽藍記。

劉穆之性豪侈。旦輒爲十人饌。未嘗獨餐。每至食時。客止十人以還。帳下依常下食。嘗白武帝曰。穆之家本貧賤。贍生多闕。叨忝以來。雖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爲過豐。此外無一毫負公。

劉琰在蜀。車服飲食。號爲侈靡。侍妾數十。能爲聲樂。悉教誦魯靈光殿賦。

魚宏常語人曰。我爲郡有四盡。水中魚鼈盡。山中麞鹿盡。田中米穀盡。村中人庶盡。大丈夫生世。如輕塵棲弱草。白駒過隙。富貴在何時。部曲數百。悉衣錦袍。赫奕滿道。

徐湛之產業甚厚。室宇園池伎樂之妙。冠於一時。門生千餘。皆三吳富人子。姿質端美。衣服鮮麗。每行遊塗巷。盈滿兩目。悉以後車載之。文帝每嫌其侈縱。時安成公何勗無忌之子。臨汝公孟靈休是昶之子。並名奢豪。與湛之以肴膳器服車馬相尚。都下語曰。安成食。臨汝飾。湛之特兼何孟之美。

羊亭昌侃初赴衡州。於兩艖艣起三間通梁水齋。飾以珠玉。加之錦繢。盛設帷屏。陳列女樂。乘潮解纜。臨波置酒。緣塘傍水。觀者塡咽。

侃嘗燕北使陽裴賓客三百餘人。食器皆金玉雜寶。奏三部女樂。及夕。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燭。

孫德樓頻立武功。居家富侈。家庭穿築。極林泉之致。歌童舞女。當世罕儔。賓客塡門。軒蓋不絕。出鎮郢州。乃合十餘船爲大舫。於中立亭池植荷芰。良辰美景。賓僚並集。泛長江而置酒。一時稱爲勝賞。

蕭臨川宏奢侈過度。居第擬於帝宮。後房數百人。皆極天下之選。所幸江無畏。服玩侔於東昏潘妃。寶屧直千萬。

徐君蒨爲湘東王諮議。文冠一府。新聲豔語。人多諷習。尤長部書。問無不對。善弦歌。好聲色。侍妾數十。皆佩金翠。曳羅綺。服飾悉以金銀。閉門盡日酣飲。有時載伎肆意遊行。荆楚山川。靡不遊玩。時魚宏亦稱豪侈。于是府中謠曰。北路魚。南路徐。

爾朱文略、喜邀平秦、武興、汝南、諸王至宅。供設奢麗。各有贈賄。諸王乃共假寶物以邀之。文略弊衣而往。

從奴五千人。皆駿馬侯服。

隋煬帝時。雲定興盛修儀仗。課州縣送羽毛。百姓求捕。網羅被水陸。禽獸有堪氈毦之用者。殆無遺類。

煬帝於景華宮徵求螢火。得數斛。夜出遊山而放之。光徧巖谷。

裴矩以蠻夷朝貢者多。諷煬帝。令東都大戲。徵四方奇伎異藝。陳於端門街。衣錦綺珥金翠者以十萬數。敕百官及百姓列坐棚閣而縱觀焉。終月而罷。又令交市店肆。皆設帷帳。盛酒食。延邀蠻夷。就坐醉飽。莫不嗟歎。謂中國爲神仙。

煬帝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爲海。海中爲方丈蓬萊瀛洲諸山。高出水百餘尺。臺觀宮殿。向背如神。海北有龍鱗渠。縈紆注海。內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凋落。則翦綵爲花。葉綴於枝條。色渝。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內亦翦綵爲荷芰菱芡。乘輿遊幸。則去冰而布之。十六院競以肴膳相高。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

煬帝觀書處。衢戶玲瓏相望。金鋪玉觀。輝映溢目。號爲閃電窗。（南部烟花記。）

隋文帝子秦王俊。盛修宮室。窮極侈麗。爲妃作七寶罩。羅車不可載。以馬負之而行。又爲水殿香粉塗壁。玉砌金階。梁柱棟之間。周以明鏡。間以寶珠。極瑩飾之美。每與賓客伎女弦歌於上。

李德裕在中書。不飲京城水。悉用惠山泉。時謂之水遞。有僧曰。水遞有損盛德。京師昊天觀後一泉。與惠

山水脈相通。因取稱量。與惠山等。乃罷水遞。芝田錄。

李昌夔在荊山打獵。大修裝具。夫人獨孤氏亦出女騎千人。皆著紅繡襖。錦鞍韉。鳳靴銀鐙。

魚朝恩有洞房四壁。夾安琉璃板中。貯江水及萍藻。諸色魚蝦。號魚藻洞。南康記。

韋陟窮治饌羞。擇菁腴地。藝穀苗。以鳥羽擇米。每庖中所棄。其直不減萬錢。宴公侯家。雖極水陸。曾不下箸。

元載造芸輝堂。芸、香草也。白如玉。入土不朽。爲屑以塗壁。設紫綃帳。凝冬風不入。盛夏自清涼。唐蘇鶚演義。

張功甫、是張循王諸孫。園池聲伎。服玩甲天下。嘗於南湖園作駕霄亭於四古松間。以巨鐵絙縣之空半。當風月清夜。與客梯登之。飄搖雲表。王簡卿侍郎嘗赴其牡丹會。云衆賓既集。一堂寂無所有。俄問左右云香發未答。云已發。命卷簾。則異香自內出。郁然滿座。羣伎以酒肴絲竹。次第而至。別有名姬十輩。皆衣白。凡首飾衣領皆牡丹。首帶照殿紅。一伎執板。奏歌侑觴。歌罷樂作。乃退復垂簾。談論自如。良久香起。卷簾如前。別十姬。易服與花而出。大抵簪白花則衣紫。紫花則衣鵝黃。黃花則衣紅。如是十杯。衣與花凡十易。所謳皆前輩牡丹名詞。詞酒竟。歌樂無慮百數十人。列行送客。燭光香霧。歌吹雜作。客皆恍然如仙遊。

矜率

東方朔初來。上書曰。臣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

吳兵法。戰陣之具。鍾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已誦四十四萬言。又長服子路之言。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如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

田延年爲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十六人。延年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尹翁歸。獨伏不背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惟所施設。功曹以爲此吏倨傲不遜。延年曰。何傷。遂召上辭問。甚奇其對。從歸府。案事發姦。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以能不及翁歸。

戴叔鸞論議高奇。多駭流俗。同郡謝季孝問曰。子自視天下孰與爲比。答曰。我若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羌。獨步天下。誰與爲偶。

韓遂請與曹操相見。時秦胡觀者。前後重沓。操笑謂之曰。爾欲觀曹公邪。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魏志。）

伏元度在桓公府。有文名。孝武當大會。伏與坐。還下車。呼子系之曰。百人高會。天子先問伏滔在否。爲人作父定何如。

張資謂昆弟曰。吾智策識鑒。不後張子房。但不遇高帝耳。（崔鴻後趙錄。）

燕主垂議伐西燕。曰。吾比老。叩盪底智。足以取之。終不復留此賊以累子孫。

王僧虔戒子書曰。王氏門中。優者龍鳳。劣猶虎豹。

王融謂劉孝綽。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

王融詣王僧祐。因遇沈昭略。未相識。昭略顧盼謂主人曰。是何年少。融殊不平。謂曰。僕出於扶桑。入於暘谷。照耀天下。誰云不知。而卿此問。昭略曰。不知許事。且食蛤蜊。融曰。物以羣分。方以類聚。君生長東隅。居然應嗜此族。

崔浩纖妍白晳。如美婦人。性敏達。長於謀計。自比張良。謂已稽古過之。

王敬則王儉俱卽本號開府儀同。徐孝嗣候儉。因嘲之。今日可謂連璧。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

張融還鄉。詣王儉別。儉立地舉袂不前。融亦舉手呼儉曰。王前前。儉不得已趨就之。融曰。使融不爲慕勢。而君趨士。豈不善乎。

張融善草書。帝謂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答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

張融嘗歎曰。不恨我不見古人。恨古人不見我。

文帝問顏延之以其諸子才能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奫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尙之嘲曰。誰得卿狂。曰。其狂不可及。（姓氏英賢錄。）

沈深見王儉詩曰。王令文章大進。邱靈鞠曰。何如我未進時。

吳邁遠好自誇。而嵩鄙他人。每作詩。得稱意語。輒擲地呼曰。曹子建何足數哉。檀超聞而笑曰。昔劉季緒

才不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季緒瑣瑣。焉足道哉。至於邁遠何爲者乎。

袁淑見謝莊赤鸚鵡賦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

齊席毗清幹之士。嗤鄙文學。嘲劉逖云。君輩辭藻。譬若榮華。須臾之玩耳。豈比吾徒千丈松。常有風霜。不可彫悴。劉曰。既有寒木。又發春華。何如。席笑曰。可矣。（顏氏家訓。）

游雅。字伯度。小名廣頭。好自矜誇。凌蹴人物。高允重雅文學。而雅素輕允。允不以爲恨。允將婚於邢氏。雅勸允娶其族。允不從。雅曰。人貴河閒邢。不勝廣平游。人自棄伯度。我自敬廣頭。

袁粲清整有風操。自遇甚高。嘗謂周旋曰。昔有一國。國中一水。號曰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狂。惟國君穿井而汲。獨得爲恙。國人既並狂。反謂國主之不狂爲狂。於是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鍼藥畢具。國主不任其苦。於是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若一。衆乃歡然。我既不狂。難以獨立。比亦試飲此水矣。

孫搴學淺行薄。邢邵嘗謂曰。須更讀書。搴曰。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一萬。

北齊崔儦。自恃才高。大署其廬曰。不讀五千卷書。無入此堂。

劉晝自謂博物奇才。言好矜大。每曰。使我數十卷書。行於後世。不易齊景之千駟也。

魏收從叔季景有才學。名位在收前。頓邱李庶謂曰。霸朝便有二魏。收對曰。以從叔見比。便是耶輸之比

卿耶輸、庶之癡叔也。

魏收云。我視沈約正如奴。（關東風俗傳。）

袁昂詩平平耳。多自謂能。嘗語徐太尉云。我詩有生氣。須人捉著。不爾便飛去。（詩品。）

鄭仁表豪爽有文。以門閥文章自高。嘗曰。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

皮日休傲誕。自號閒氣布衣。（北夢瑣言。）

東坡云。爛蒸同州羊。灌以杏酪。食之以匕不以筯。南都撥心麵。作槐葉湯淘。糝以襄邑抹猪。炊共城香稻。薦以蒸子鵝。吳興庖人鮓松江鱸鱠。既飽。以廬山康王谷水烹曾坑鬬品。少焉解衣仰臥。使人誦東坡赤壁前後賦。亦一大快。（志林。）

詆毀

劉荊州自作書。欲與孫伯符。以示禰正平。正平言。如是爲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耶。將使張子布見乎。

明帝時謗書。謂臺中三狗。匪毗不可當。一狗憑點作蛆囊。（三狗、謂何晏、鄧颺、丁謐也。點、曹爽小字。謐尤阿爽。）

孫綽嘗鄙山濤。謂人曰。山濤吾所不解。吏非吏。隱非隱。若以元禮爲龍津。則當點額暴鱗矣。

孫盛與桓溫牋。州遣從事覩采風聲。進無威鳳來儀之美。退無鷹鸇搏擊之用。徘徊湘川。將爲怪鳥。

庾信至北。唯愛溫子昇寒山寺碑。後還南。人問北方何如。信曰。唯寒山寺一片石堪共語。餘若驢鳴犬吠

耳。

孟顗事佛精懇。爲謝靈運所輕。嘗謂顗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公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

劉瑀出爲益州。甚不得意。至江陵與顏峻書曰。朱修之三世判兵。口口居荆州清油幕下作謝宣明面見。向使齋帥以長力引吾下席。於吾何有。正恐匈奴輕漢耳。

劉秀之爲丹陽。族子瑀與親故書曰。吾家黑面阿秀。遂居劉安衆處。朝廷不爲多士。

王奐爲僕射。劉祥與奐子融同載。行至中塗。路人驅驢。祥曰。驢汝好爲之。如汝人才。皆已令僕。

邱靈鞠嘗詣褚彦回。彦回不起。曰。比腳疾不復能起。靈鞠曰。腳疾亦是大事。公爲一代鼎臣。不可復爲覆餗。

何尚之致仕方山。著退居賦以明所守。而議者咸謂尚之不能固志。袁淑乃錄古來隱士有迹無名者。爲眞隱傳以嗤焉。

卞彬好飲。仕不遂。乃著蚤虱蝸蟲賦。皆大有指斥。又爲禽獸決錄目。禽獸云。羊性淫而很。猪性卑而率。鵝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指斥貴要。羊謂呂文顯。猪謂朱隆之。鵝謂潘敞。狗謂呂文度。蝦蟇賦云。紆青拖紫。名爲蛤魚。世謂比令僕也。又云。科斗唯唯。萃浮閤水。維朝繼夕。律役如鬼。比令史諮事也。

武儒衡爲中書舍人。時膳部郎中元稹知制誥。因宣官魏宏簡進。不由宰相而得掌誥。時論鄙之。儒衡因

會公堂。有青蠅集於瓜。忽怒擊去之。曰。適從何處來。集於此。一座愕然。

王及善才行庸猥。爲內史。號鳩集鳳池。（朝野僉載。）

排調

伏日詔賜從官肉。大官日晏不來。東方朔拔劍割肉。謂同官曰。伏日當早歸。請受賜。卽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朔再拜曰。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壹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乃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

先主時。天旱。禁私釀。有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罰之。簡雍與先主游。見一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何以知之。對曰。彼有其具。與私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私釀者。

西使張奉於孫權前。列尚書閻澤姓名嘲澤。澤不能答。薛綜下行酒。因曰。蜀者何也。有犬爲獨。無犬爲蜀。橫目句身。蟲入其腹。奉曰。不當復列君吳邪。綜應聲曰。無口爲天。有口爲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奉無以對。

張爾爲留府長史。謂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得休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

顧愷之矜伐過實。諸年少因相稱譽。以爲戲弄。爲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自云得先賢風致。瞻每遙贊之。愷之得此彌自力忘倦。瞻將眠。語槌腳人令代。愷之不覺有異。遂幾申旦而後止。晉陽秋。

苻堅與諸征鎮書曰。晉士平吳。利在二彥。今克襄陽。僅得一人半耳。謂釋道安習鑿齒二人。齒跛一足。故戲之。

殷淳與何勗共食。淳羹盡。勗曰。益殷尊羹。勗司空無忌子也。淳徐輟筯曰。何無忌憚。

盧詢祖初襲爵大夏男。朝謂大夏初成。詢祖應聲曰。且得燕雀相賀。

沈昭略嘗醉。日晚負杖至婁湖苑。遇王約。張目視之曰。汝是王約邪。何乃肥而癡。約曰。汝沈昭略邪。何乃瘦而狂。昭略撫掌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癡。奈何王約。奈汝癡何。

人或勸柳津聚書。津曰。吾嘗請道士上章驅鬼。安用此鬼名邪。

高爽經途謁晉陵令劉薤之。薤之了不相接。俄爽代爲晉陵令。薤之迎贈甚厚。爽受餉。答書曰。高晉陵自答。人問所以。曰劉薤之自餉晉陵令耳。何關爽事。

湘東王嘗遊江濱。歎秋望之美。劉諒對曰。今日可謂帝子降於北渚。王有目疾。應曰。卿言目眇眇而愁予邪。

朱异年二十。出都詣沈約。約面試之。因戲曰。卿年少何乃不廉。异逡巡未達其旨。約乃曰。天下惟有文義棋書。卿一時將去。

楊素與牛宏退朝。候白曰。日之夕矣。素大笑曰。以我輩爲牛羊下來邪。

范曄撰和香方。其序曰。麝本多忌。過分必害。沈實易和。盈斤無傷。零藿虛燥。詹唐黏溼。甘松蘇合。安息鬱金。奈多和羅之屬。並被珍於外國。無取於中土。又棗膏昏鈍。甲煎淺浴。非惟無助於馨烈。乃當彌增於尤疾。所言悉以比朝士。麝比虞仲文。零藿比何尚之。詹唐比沈演之。棗膏比羊元保。甲煎比徐湛之。甘松蘇合比慧琳。沈實易和以自況也。

裴子雨爲下邳令。張晴爲丞。二人善言語。曾論事移時。人吏竊曰。縣官甚不和。或問之曰。長官稱雨。贊府道晴。如此終日不和也。（商部新書。）

李繪使梁。與梁人爭言氏族。袁狎曰。未若我出自黃帝。在十四姓之限。繪曰。兄所出雖遠。當共車千秋分一字耳。一座皆笑。

何文容署名。敬字則大作苟小作文。容字大爲父小爲口。陸倕戲之曰。公家苟既奇大。父亦不小。

劉夢得守連州。替高霞寓。高後入爲羽林將軍。有殊眷。附書夢得。欲請自代。劉答云。昔嫗行山中遇虎。虎舉足示嫗。見有芒刺。爲拔之。虎感奮而去。及歸。擲麋鹿狐兔於嫗家無虛日。一旦忽擲死人入。村人執嫗爲殺人。嫗說前事得釋。乃登垣語虎曰。感則感矣。叩首大王。莫更拋人來也。

唐有士人姓方。好矜門地。凡方姓貴人。輒認爲親。或戲之曰。豐邑方相何親。遽曰。再從伯氏。戲者笑曰。既

是方相姪。只堪嚇鬼。

武后時。裏行御史聚立門內。有令史不下驢。衝過其閒。諸御史大怒。將杖之。令史云。今日之過。實在此驢。乞數之然後受罰。謂驢曰。汝伎藝可知。精神極鈍。何物驢畜。敢於御史裏行。於是衆羞赧而止。（國朝載記。）

陳亞性滑稽。知潤州幕中有上官弼。爲亞所親。任滿將去。亞曰。何以教我。弼曰。郎中才行無玷。但調謔過差。亞曰。君乃上官弼也。如下官口何。弼笑而去。

蔡君謨戲陳亞曰。陳亞有心終是惡。陳應聲曰。蔡襄無口便成衰。（張師正倦游錄。）

盧肇就江西解試。未送。以啓謁試官曰。巨鼇扈魚。首冠蓬山。試官曰。昨恨以人數擠排。焉得首冠蓬山邪。肇曰。頑石在上。巨鼇戴之。豈非首冠。一坐大笑。（摭言。）

假譎

子圉見孔子於商太宰。孔子出。子圉入請問客。太宰曰。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蚤虱之細者也。吾今見之於君。子圉恐孔子貴於君也。因謂太宰曰。君已見孔子。孔子亦將視子猶蚤虱也。太宰因弗復見也。（韓非子。）

宣王好射。說人之謂已能用強也。其實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試引之。中關而止。皆曰不下九石。非大王孰能用是。宣王悅之。故宣王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爲九石。

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御飲於王。醉甚而出。倚於郎門。門者刖跪請曰。足下無意賜之餘瀝乎。夷射曰。叱去。

刑餘之人。何事乃敢乞飲長者。刖跪走退。及夷射去。刖跪因捐水郎門霤下類溺者之狀。明日王出而呵之曰。誰溺於是。刖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於此。王因誅夷射。（韓非子。）

甘茂相秦惠王。惠王愛公孫衍。與之閒有所言。曰。寡人將相子。甘茂之吏道冗聞之。以告甘茂。甘茂入見王曰。王得賢相。臣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安更得賢相。對曰。將相犀首。王曰。子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犀首之泄。乃逐之。（韓非子。）

清河胡常與翟方進同經。常爲先進。名譽出方進下。心害其能。議論不右方進。方進知之。候伺常大都授時。避門下諸生至常所。問大義疑難。因記其說。如是者久之。常知方進之尊讓已。其後居士大夫之閒。未嘗不稱述方進。遂相親友。

翟酺遷侍中。時尚書有缺。詔大夫六百石以上試對。以高第者補之。酺自恃能高。而忌故太史令孫懿。乃往候懿。既坐。言無所及。惟涕泣流連。懿怪而問之。答曰。闕書有漢賊孫登將以才智爲中官所害。觀君表相。似當應之。僕受恩接。悽愴君之禍耳。懿移病不試。由是酺對第一。拜尚書。

太史慈在郡。會郡與州有隙。曲直未分。以先聞者爲善。時州章已去。郡恐後之。求可使者。慈以選行。晨夜取道到洛陽。詣公車門。見州吏。始用求通。慈曰。章題署得無誤乎。取來視之。吏因爲取章。慈便敗之。吏大呼。慈與語曰。君不以相與。吾亦無因得敗。吉凶禍福等耳。吾不獨受此罪。豈若默然俱去。慈既與出城。因

遁還。通郡章州受其短。

司隸馮方女有國色。避亂揚州。袁術登城。見而悅之。遂取焉。諸婦教以將軍貴人。重志節。宜數涕泣以示憂愁也。若如此加重。馮氏后見術。每垂泣。術果以爲有心。益寵之。諸婦乃共絞殺。陷之于廁。言其哀怨自殺。術以其不得志而死。厚加殯殮。典論。

宋孝武嘗與顏師伯摴蒱。帝擲得雉。大悅。師伯後擲得盧。帝失色。師伯遽斂子曰。幾作盧。師伯爾日一輸百萬。

宋文帝遣到彥之經略河南。大敗。悉委棄兵甲。武庫爲之空虛。帝晏會有歸化人在坐。帝問庫部郎顧琛。庫中仗有幾許。琛詭辭答有十萬人仗。舊庫仗祕不言多少。帝既發問。追悔失言。得琛此對甚喜。

王瑩代謝超宗爲義興。超宗去郡。與瑩交惡。還都。就瑩父懋。求書屬瑩覓一吏。曰。丈人一旨如湯澆雪耳。及至。瑩答旨以公吏不可。超宗往懋處。對賓客謂懋曰。湯定不可澆雪。懋面洞赤。懋後往超宗處。設精白鮓美鮓蠽肶。懋問那得佳味。超宗詭言義興始見餉。陽驚曰。丈人豈應不得邪。懋大忿。言瑩供養不足。坐廢。

高平郗紹作晉中興書。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陶之。謂曰。卿名位貴達。我寒士。賴有著述流聲於後。宜以爲惠。紹不與。至書成。在齋內廚中。法盛詣紹。紹不在。直入竊書。紹還。失之。無復兼本。遂行何書。

張率年十六。作賦頌二千餘首。虞訥見而詆之。率乃一旦焚毀。更爲詩示焉。託云沈約。訥便句句嗟稱。無事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訥慙而退。

劉仁之外示長者。內多矯詐。其對賓客。破牀弊蓆。麤飲冷漿。衣服過惡。每於稠人廣衆。或褁一姦吏。或縱一孤貧。淺陋者皆稱其美。

牛宏奏求遺書。劉炫僞造書百餘卷。題爲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下獄經赦免。

魏甯以善推祿命。徵爲館客。武成以巳生年月。託爲異人問之。甯曰。極富貴。今年入墓。武成驚曰。是我。甯變辭曰。若帝王自有法。

周武於雲陽寢疾。召姚僧垣赴行在所。柳昂私問曰。至尊脈何如。曰。天子上應天心。當非愚臣所及。若凡庶如此。萬無一全。

姚崇天資權譎。始爲同州。張說素憾。諷趙彥昭劾之。及崇當國。說懼。潛詣岐王申款。他日朝退。衆皆趨出。崇曳踵爲有疾狀。帝詔問之。對曰。臣心有憂。痛不在足。問其故。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輔臣。而密車出入王家。恐爲所誤。故憂之。於是說出相州。

李適之與李林甫爭權不協。林甫陰賊好詼。謂適之曰。華山上金采之可以富國。顧上未之知。適之性疎。信其言。他日從容爲帝道之。帝喜以問林甫。林甫對曰。臣知之舊矣。顧華山陛下本命王氣之舍。不可穿

治故不敢以聞帝以林甫爲愛己而薄適之

慕容彥超爲泰甯節度使好聚斂在鎭嘗置庫質錢有奸民爲僞銀以質者主吏久之乃覺彥超陰教主吏夜穴庫垣盡徙金帛於他所而以盜告彥超卽榜於市使民自占所質以償之民爭以所質物自言已而得質僞銀者眞之深室使教十餘人爲之皆鐵爲質而包以銀號鐵胎銀

紕漏

宋有澄子者亡緇衣求之塗見婦人緇者援而入舍欲取其衣曰今者我亡緇衣婦人曰君雖亡緇衣此實吾所自爲也澄子曰子不如速與我昔吾所亡者紡緇也今子之衣禪緇也以禪緇當紡緇子豈不得哉呂氏春秋

涓石梁好畏見己之影以爲鬼而驚死

桓帝侍中迺存年老口臭上出雞舌香與含之雞舌頗小辛螫不敢咀咽嫌有過賜毒藥歸舍辭決家人哀泣莫知其故僚友求眠其藥出在口香咸嗤笑之應劭漢官儀

桓帝時人有辟公府掾者倩人作奏記文人不能爲作因語曰梁國葛龔者先善爲記文自可爲用不煩更作遂從人言寫記文不去龔名姓府公大驚不答而罷歸時人語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邯鄲氏笑林

宛陵大姓羊元羣龍北海郡臧罪狼籍郡舍溷軒有奇巧載之以歸

張角作亂。向栩上便宜。不欲國家興兵。但遣將於河上北向讀孝經。賊自當消滅。

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陳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爲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爲立傳。

王思性急。嘗把筆而蠅在筆端。彈去復來。思怒起逐蠅。不能得去。取筆壞而棄之。（魏略。）

晉王與蜀後主禪晏作。故蜀伎傍人皆爲感泣。禪喜笑自若。王問禪曰。頗思蜀否。曰。此間樂。不思蜀也。郤正聞之。謂禪曰。若王後問。宜泣對曰。先人墳墓在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會王復問。禪對云云。王曰。何乃似郤正語邪。禪驚曰。誠如尊命。

王凝之事五斗米道。孫恩之攻會稽。凝之謂民吏曰。不須備防。吾已請大道許遣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不設備。遂爲恩所害。

齊主問南陽王綽。在州何事最樂。對曰。多聚蠍於皿器。置狙其中。觀之極樂。帝卽命夜索蠍一斗。比曉得二三升。置浴斛。使人裸臥斛中。號叫宛轉。帝與綽臨觀。喜噱不已。因讓綽曰。如此樂事。何不馳驛奏聞。

東昏於宛中立店肆。以潘妃爲市令。自爲市吏錄事。將鬬者。就潘妃罰之。帝小有得失。潘則與杖。乃敕虎賁不得進大荆子。

北齊源師攝祠部。嘗白高阿那肱龍見當雩。阿那肱驚曰。何處龍見。其色何如。師曰。龍星初見。禮當雩祭。非眞龍也。阿那肱怒曰。漢兒多事。強知星宿。

王昕好清言。在東萊時。獲殺其同行侶者。詰之未服。昕謂曰。彼物故不歸。卿無恙而反。何以自明。邢邵見文襄說此以爲笑樂。昕聞之。詣邵曰。卿不識造化。還謂人曰。子才應死。我罵之極深。

有客姓吉。詣何敬容。問卿與邴吉遠近。答曰。如明公之與蕭何。

袁淑嘗詣義康。義康問其年。答曰。鄧仲華拜衮之歲。義康曰。身不識也。又曰。陸機入洛之年。義康曰。身不讀書。君無爲作才語見向。

張融與尚書何戡善。往詣戡。誤通尚書劉澄。下車入門。乃曰非是。至戶望澄。又曰非是。既造席。視澄曰。都自非是。乃去。

陸餘慶爲洛州長史。善論事而繆於決判。時嘲之曰。說事卽喙長三尺。判事則手重五斤。（朝野僉載。）

游雅與陳奇爭論。惡而黜之。高允微勸雅曰。君朝望具瞻。何爲與野儒辨簡牘章句。雅謂允私奇曰。君甯黨小人也。取奇注論語孝經燒於廷。奇曰。公貴人不乏樵薪。何乃然奇論語。雅後陷之於法。

王起改太子少師。起治生無儉。所得祿賜。爲童婢盜有。貧不能自存。帝詔益仙韶院錢。議者謂與玩臣分給可恥也。起賴其入不克遂。（百官志。）

郭祚領太子少師。從世宗幸東宮。明帝幼弱。持一黃羅出。祚奉之。時號黃羅少師。（後魏書。）

庫狄伏連居室患蠅。杖門者曰。何故聽人。

幷州一士族。好爲可笑詩賦。誚撇邢魏諸公。衆共嘲弄。虛相讚說。便擊牛醵酒。招延聲譽。其妻明鑒婦人也。泣而諫之。此人歎曰。才華不爲妻子所容。何況行路。（顏氏家訓。）

劉道綦封營道侯。凡鄙無識。始與王濬皆謂曰。陸士衡詩云。營道無烈心。何意道綦曰。下官初不識士衡。何忽見苦。

陽俊之多作五言歌。詞鄙而拙。世俗流傳。名爲陽五伴侶。寫賣不絕。俊之遇於市。言其字誤。取而改之。賣者曰。陽五。古之賢人。君何所知。輕敢議論。俊之大喜。自言有集十卷。雖家兄亦不知吾是才士。

雍州刺史劉韞。人才凡鄙。使畫者圖其出行鹵簿羽儀。常自披玩。以圖示蔡興宗。興宗戲之。指韞形問曰。此何人在輿中。韞曰。正是我。

郭宏霸爲右臺御史。時大夫魏元忠病。僚屬省候。宏霸獨後入。憂形於色。請視便液。卽染指嘗之。因賀曰。凡甘者病不瘳。今味苦當愈。元忠惡其媚。暴語於朝。

皇甫湜卞急。嘗爲蜂螫指。購小兒斂蜂。擣取其液。一日命其子錄詩。一字誤。詬躍呼杖。未至。嚙其背血流。（唐書。）

東丹國長子突欲奔唐。賜姓李。名贊華。工畫人物鞍馬。習舉子。能爲詩。每通名刺。云鄉貢進士黃居難。字樂地。以擬白樂天。

令狐綯爲相時。以姓氏少族人有投者。不吝其族。由是遠近爭赴。至有姓胡人亦冒之。溫庭筠戲爲詩曰。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胡悉帶令。

元豐命楊傑定樂。傑欲銷王朴舊鐘。意新樂成。雖不善。無舊鐘可校。詔不許。後輔臣至太常。按試前一夕。傑乃擇朴敝鐘陳之。一樂工不平。夜潛易去。明日輔臣至。傑厲聲曰。朴鐘甚不諧。使樂工叩之。韻更佳。乃大沮。

張觀知開封日。巡者得犯夜人捕致之。觀據案訊曰。有證見乎。巡者曰。若有證見。亦是犯夜。左右無不大笑。（梅聖命碧雲騢。）

惑溺

桀伐岷山氏。岷山氏女於桀二人焉。曰琬。曰琰。桀愛二女。斲其名於苕華之玉。於傾宮飾瑤臺居之。（竹書紀年。）

越謀滅吳。有美女二人。一夷光。一修明。以貢於吳。吳處以椒華之房。貫細珠爲簾幌。吳王目若雙鸞之在輕霧。（拾遺記。○夷光、修明、即西施、鄭旦。）

上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三千人。充之洋章、未央、長樂。聲道相續。使三婦知書者爲僕射。大者領四百人。少者領一二百人。皆自然美麗。不施粉黛。（漢武帝故事。）

武帝宮人麗娟。年十四。玉膚柔軟。吹氣勝蘭。每歌李延年和之。於芝生殿唱迴風之曲。花皆翻落。置麗娟

於明離之帳。恐塵垢涴其體也。帝嘗以衣帶繫其袂。閉重幕之中。恐其隨風而去也。麗娟以琥珀爲珮。置衣裾裏。不使人知。云骨節自鳴。相與爲神怪。洞冥記。

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如脂。十七而寡。爲人放誕風流。故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還成都。悅文君之色。遂發痼疾。乃作美人賦以自刺而終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文君爲誄傳於世。西京雜記。

趙后體輕腰弱。善行步進退。女弟昭儀不能及也。但昭儀弱骨豐肌。尤工笑語。二人並色如紅玉。爲當時第一。擅寵後宮。西京雜記。

成帝於太液池作千人舟。池中起爲瀛洲樹。高四十尺。帝御流波文穀無縫衫。后衣南越所貢雲英紫裙。碧瓊輕綃。廣榭上后歌舞歸風送遠之曲。帝以文犀簪擊玉甌。令侍郎馮無方吹笙以倚后歌。中流歌酣。風大起。后順風揚音曰。仙乎仙乎。去故而就新。寧忘懷乎。帝曰。無方爲我持后。無方捨吹持后履。久之風霽。后泣曰。帝恩我。使我仙去不得。他日宮姝幸者。或襞裙爲縐。號曰留仙裙。飛燕外傳。

后進合德。帝大悅。以輔屬體。無所不靡。謂爲溫柔鄉。曰。吾老是鄉矣。不能效武皇帝求白雲鄉也。飛燕外傳。

荀奉倩娶曹洪女。容服帷帳甚麗。專房燕婉。後婦病亡。傅嘏往弔。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爲難。子之聘也。遺才存色。非難遇也。何哀之甚。奉倩曰。佳人難再得。痛悼不能已已。歲餘亦亡。

和士開說武成曰。自古帝王。盡爲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恣意作樂。從橫行之。卽是一日快活。敵千年。國事分付大臣。何慮不辦。無爲自勤約也。

後主令狎客賦詩。采其尤豔麗者爲曲調。略云。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大抵皆美孔張顏色。張貴妃髮長七尺。鬢黑如漆。其光可鑒。聰慧有神彩。每瞻視盼睞。光彩溢目。映照左右。常於閣上靚粧臨軒檻。宮中望之。飄飄若神仙。

王思遠立身簡潔。諸客詣已者。覘知衣服垢穢。卽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及去后。猶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

何佟之一日之中。洗滌者十餘遍。猶恨不足。人稱爲水淫。於時又有遂安令劉澄。爲性彌潔。在縣掃拂郭邑。路無橫草。水翦蟲穢。百姓不堪。命坐免官。

元帝寵姬薛瑤英。幼昭香。肌肉皆香。載處以金絲卻塵褥。

李後主寵小周后。嘗於翠花開作亭。幕以紅羅。押以玳牙。雕綺華侈。而制極迫小。僅容二人。每與后酣飲其中。他寵嬖莫與也。南唐書。

李納性卞急。酷嗜奕棋。每下子安詳。極於寬緩。有時躁怒。家人靜密以棋具陳於前。納觀便欣然改容。取子布算。都忘其恚。

孫何性落魄而酷好古文爲轉運使政苛急州縣患之乃求古碑文字磨滅者數本釘於館中孫至讀其碑辨識文字以爪搔髮垢嗅之往往至暮不復省錄文案

焦氏類林卷之七上

象緯

古人言形者有三。一曰渾天。二曰蓋天。三曰宣夜。宣夜之說。未嘗見也。後有虞喜作安天論。姚信作昕天論。（天文錄）

二儀氣分。伏者爲天。偃者爲地。（河圖括地象）

物理論云。水土之氣升爲天。

日出於暘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是謂晨明。登於扶桑。是謂朏明。出於曲阿。是謂朝明。臨於曾泉。是謂早食。次於桑野。是謂晏食。臻於衡陽。是謂禺中。對於昆吾。是謂正中。靡於烏次。是謂小遷。至於悲谷。是謂晡時。回於女紀。是謂大遷。經於泉隅。是謂高春。頓於連石。是謂下春。爰息六螭。是謂懸車。薄於虞泉。是謂黃昏。淪於蒙谷。是謂定昏。日入崦嵫。經細柳。入虞泉之地。蒙谷之浦。垂影在樹端。謂之桑榆。（淮南子）

計然曰。日者、寸也。紀刻而成晷也。月者、尺也。紀度而成數也。（范子）

鬱華赤文。與日同居。結鄰黃文。與月同居。皆日月之神名。（七聖記）

瑜珈論。大海中有魚。鼈等影現於月輪。故其內有黑相現。

軒轅時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星。青方中有一星。凡三星皆黃色。以天清明時見於攝提。名曰景星。（竹書紀年。）

景星者。天精也。狀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爲明。王者不私人則現。（孫氏瑞應圖。）

晉天文志。金雞星見。必有大赦。自後京師肆赦。必立雞竿。

微子感牽牛星。顏淵感中台星。張良感弧星。樊噲感狼星。老子感火星。（劉晝新論。）

雷電在室南。霹靂在雷電南。雲在霹靂南。土工吏在壁西南。蓋雷公電姥雲將雨師。與霹靂宿。吏皆北方水宿之精。而娠嬰爲人門。故其神棲焉。（甘氏星經。）

董仲舒曰。陰陽之氣。上薄爲雨。下薄爲霧。風其噫也。雲其氣也。雷其相搏之聲也。電其相擊之光也。雨垂空而墜。風多則合速。故雨大而疎。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太平之世。風不鳴條。雨不破塊。雷不驚人。電不眩目。雪不封條。（西京雜記。）

淮南子曰。天地之氣。怒者爲風。和者爲雨。陰陽相搏而爲雷。激而爲霆。亂而爲霧。陽氣勝則散而爲雨露。陰氣勝則凝而爲雪霜。

調暢祥和。天之喜氣也。折傷奔厲。天之怒氣也。（黃帝風經。）

冬至廣莫風至。誅有罪。斷大刑。立春條風至。赦小罪。出稽留。春分明庶風至。正封疆。修田疇。立夏清明風

至出幣帛禮諸侯夏至景風至辨大將封有功立秋涼風至報土功祀四鄉秋分閶闔風至解懸垂琴瑟不張立冬不周風至修宮室完邊城八風以時至則陰陽變化道成萬物得以育生王者當順八風行八政當八卦也易通卦驗

宜都很山縣山有風穴口大數尺名曰風井夏則風出冬則風入出入之時吹拂左右寧淨暑月經之涼然有衣裘想盛弘之荆州記

述征記長安宮南靈臺上有相風烏或云此烏遇千里風乃動梁書云長沙王懿孫嚴獻相風烏又劉禹錫詩族族淮陰市竹樓緣岸上好日起檣竿烏飛驚五兩

甘露降者老得敬則松柏受之尊賢容衆則竹葦受之晉中興書

冬至初陽雲出箕如樹立春少陽雲出房如積水春分正陽雲出軫如白鵠穀雨太陽雲出張如車蓋立夏初陰雲出觜如赤珠夏至少陰雲出參如水波寒露正陰雲出井如冠纓霜降太陰雲出鬼上如羊下如蟠石易卦通驗

四方常有大雲五色具而不雨下有賢人隱京房易傳

楚有蒼雲如霓園軫七蟠中荷斧之人向軫而蹲於是楚唐史畫遺灰而雲滅宋均注曰軫楚分也雲水氣灰火氣畫遺灰故雲滅也春秋文耀鉤

雲狀有若犬若馬若白鵠若衆車。有其狀若懸釜而赤。其名曰雲旆。呂氏春秋。

韓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如日。宋雲如車。魯雲如馬。衞雲如犬。周雲如輪。秦雲如行人。魏雲如鼠。齊雲如絳。越雲如龍。蜀雲如囷。兵書。

四方有濯魚雲。疾者立雨。遲者雨少。難至。江漢雲疾者卽日雨。黃子發相雨書。

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遍雨乎天下者。其泰山之雲乎。公羊春秋。

春曰楡莢雨。夏至前曰梅雨。六月曰濯枝雨。八月曰豆花雨。荆楚歲時記。○魏知古詩。濯枝林杏發。潤葉渚蒲生。

三月三日曰留客雨。陸機要覽。

恨山縣有一山。獨立峻絕。西北有石穴。以燭行百步許。二大石其間相去一丈許。俗名其一爲陽石。一爲陰石。水旱爲災。鞭陰石則雨。鞭陽石則晴。盛弘之荆州記。

雷於天地爲長子。以其首長萬物。與其出入也。雷出地百八十三日而後入。入則萬物入。入地百八十三日而復出。出則萬物亦出。此其常經也。書洪範緯。

天冬雷。地必震。教令撓。則冬雷民饑。古易占。

子路感雷精而生。尙剛好勇。論衡。

霜者陰精。冬令也。四時代謝。以霜收殺。霜之爲言亡也。物以終也。春秋考異郵。

秦公對雪。倘隆之曰。麵堆金井。誰調湯餅。吳永素曰。玉滿天山。難刻佩環。坐開服其韻精。姑臧記。

河南張楷。字公超。好道術。居華陰。能作五里霧。時關西人裴優。亦能作三里霧。謝承後漢書。

閻澤年十三。夢見名字炳然在月中。會稽先賢傳。

形勝

地有四遊。常動而不止。譬如人在大舟中。閉牖而坐。舟行不覺也。尚書考靈曜。

禹傷父功不成。登衡山。血白馬而祭之。夢赤繡文衣男子。稱玄夷蒼水使者。謂禹曰。欲得我山書者。齋於黃帝之嶽。禹乃退齋三日。登宛委。發石。得金簡玉字之書。言治水之要。吳越春秋。

子夏曰。商聞山書曰。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刑。高者爲生。下者爲死。邱陵爲牡。川谷爲牝。

禹導河之際。沈祕景符。以鎮五千之水患。後人賴焉。禹功記。

孟門始經禹鑿。河中漱廣。夾岸崇深。傾崖返捍。巨石臨危。若墜復倚。古之人有言。水非石鑿而能入石。信哉。其中水流交衝。素氣雲浮。往來遙觀者。常若霧露沾人。窺深悸魂。其水尚崩浪萬尋。縣流千丈。渾洪鼎怒。鼓若山騰。濬波顏疊。迄於下口。方知愼子下龍門。流浮竹。非馳馬之追也。水經注。

河津一名龍門。巨靈迹猶存。去長安九百里。懸水下注。龜魚之屬莫能上。江海大魚。集門下數千不得上。

上卽爲龍。故云暴腮龍門。垂耳轅下。三秦記。

龍門之險。懸船而行。蜀江謂之釣灘。三秦記。

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孤雲兩角。去天一握。山水險阻。黃金子午。蛇盤烏龍。勢與天通。三秦記。

唐高宗問許敬宗曰。天下洪流巨谷。不載祀典。濟甚細而在四瀆何哉。對曰。瀆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赴海者也。濟雖細。獨而尊。唐書。

湘水至清。雖深五六丈。見底了了。石子如樗蒲。五色鮮明。白沙如霜雪。赤岸如朝霞。湘中記。

番禺記。晨潮下。晚潮上。兩水相合。謂之沓潮。唐詩云。屯門積日無回鷁。滄波不歸成沓潮。

廷州瀕水。金鐵皆漏。鄜延之川。日夜脂流。弱水弱毛。黑貉玄豽。悉唐制角。毕怯腐手。水性之別也。丹鉛錄。

衡山有二峯極秀。一峯名芙蓉峯。最爲竦特。自非晴霽之朝。不可望見。峰上有泉。飛派如一幅紬。分映清林。直注山下。盛弘之荆州記。

朱陵之靈臺。太虛之寶洞。赤帝館其嶺。祝融宅其陽。自湘川至長沙。九向九背。然後不見。湘中記。

綠羅山側巖垂水。懸羅百里許。得明月池。碧潭鏡澈。百尺見底。綵巖若雪。松如插翠。流風叩阿。有絲桐之韻。土人爲之歌曰。仰茲山兮迢迢。層石構兮嵯峨。朝日麗兮陽巖。落景涼兮陰阿。鄧整兮生晉。吟籟兮相和。敷芳兮綠林。恬濟兮潤波。樂茲潭兮安流。緩爾櫂兮詠歌。黃閣武陸記。

華岳本一山當河。河水過而曲行。河神巨靈手盪脚踢。開而爲兩。今掌足之迹仍存。

華岳之勝。不惟峰巒削。上干青冥。而泉水縱橫。迅渡飛溥。懸瀑驚濤。澄潭急澗。觸風煙寫。日月逆流。霞嶂聖壑。亂石間者。前後接響。東嶽不逮也。水下流經嶽殿前、至後爲大池。冬夏不乾。西遷注。

西山內接太行。外屬諸邊。磅礴數千里。林麓蒼黝。谿澗鏤錯。故其中物產甚饒。古稱神皋隩區也。蘆溝琉璃胡良三橋。山水所洩。多歸其中。其水皆藻綠異常。風日蕩漾。水葉遞映。倚闌流覽。令人欣然有欲賦京都之意。西遷注。

洗藥池在贛州興國縣。葛洪過境。見山靈水秀。遂結廬築壇。鑿池洗藥。留詩曰。陰洞冷冷。風佩清清。仙居永劫。花木長榮。

匡廬大嶺。凡有七重圖基。周迴乘五百里。風雲之以攄。江山之所帶。高巖仄宇。峭壁萬尋。幽岫穹嵌。人獸兩絕。天將雨則有白氣先搏。而纓絡於山嶺下。及至觸石吐雲。則倏忽而集。或大風振巖。逸響動谷。羣籟競奏。其聲駭人。遠公廬山記。

廬山者。雖林石異勢。而雲霞共色。長風暴作。則萬流俱響。晨颿曉吟。則百嶺齊應。東瞻洪井。識曳帛之在茲。西望石梁。見指寶之可拾。梁元帝遊廬山碑序。

廬山天將雨。則有白雲或冠峰巖。或亘中嶺。謂之山帶。不出三日必雨。唐詩。風吹山帶遙知雨。○張野廬山記。

遠公遊廬山記曰自託此山二十三載再踐石門四遊南嶺東望香鑪峰北眺九江傳聞有石井方湖中有赤鱗踊出野人不能敍直歎其奇而已

陶淵明所居桑里兩山間有大石仰視玄瀑可坐十人號醉石（廬山記）

蜀中山水如峨眉山夏含霜雪碑板之所聞崑崙之伯仲也（王右軍與謝安石書）

武當山一名籌嶺輕雪蓋其上白雲帶其前

太和山形特秀異於衆岳峰首狀博山香鑪亭亭遠出藥石延年者萃焉晉咸和中歷陽謝允捨羅邑宰隱遁斯山故亦曰謝羅山（荊山圖副記）

劉禹錫詠九華詩序昔予仰太華以爲此外無奇愛女及荊山以爲此外無秀今見九峰始悼前言容易也歌云奇峰一見驚魂魄意想鴻濛始開闢疑是九龍天矯欲攀天忽逢霹靂一聲化爲石

金華山枝峰蔓壑秀氣旁魄不啻神仙登臨（陸魯望集）

君山翠麗鮮明遠若臺榭名曰媧宮風雨之後景氣明靜頗聞鼓吹之聲（南康記）

羅浮山本蓬萊山一峰有璇房瓊室七十二所（日南志）

雷首一名獨頭山夷齊所隱也山南有古冢陵柏蔚然攢茂邱阜俗謂之夷齊墓（闕駰十三州志）

淳于山與白雉山相近絕壑之半有白石雉遠望首尾可長二丈仲足翔翼若虛中翻飛（武陵記）

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妝。冬山慘淡而如睡。

海山微茫而隱見。江山嚴厲而峭卓。谿山窈窕而幽深。寒山童赬而堆阜。（谿氏耳目志。）

銳而出者爲虎牙。尖而背者爲熊耳。角而巇者爲牛首。冠而峭者爲雞頭。（王涯仙掌辨。）

桂林之山。玲瓏剔透。巴蜀之山。巉差嵐空。河北之山。綿衍麤魄。江南之山。俊峭巧麗。

安寧州潮泉。一日三溢三竭。連州水下流。有斟谿。一日十溢十竭。貴州城外有漏汐。一日百盈百竭。應刻漏。

神邱有火穴。光景照千里。崑崙有弱水。鴻毛不能起。（玄中記。）

金陵外連江淮。內控湖海。爲東南要會之地。（係年錄。）

金陵古名之爲伏龍之地。句曲山秦時爲句金之壇。以積金山得名。山生黃金。漢靈帝詔採句曲之金。以充武庫。孫權遣宿衛人採金屯伏龍之地。因改是名。（眞誥。）

圖經云。金陵者。洞虛之膏腴。句曲之地肺。（其地肥良。故曰膏腴。水至則浮。故曰地肺。）

鍾山本少林木。宋時使諸州刺史罷歸者。栽松三千株。下至郡守。各有差。山之最高峰有五願樹。樹柞木也。元嘉中。百姓祈禱率有驗。（李太白白下亭詩。驛亭三樹楊正當。白下門。吳煙暝長條。漢水齧古根。荆公詩。五柳柴桑宅。三楊白下亭。往來無一事。長得見青青。又恩容衰老謾松楸。復得一龔隨我遊。講肆劇談兼祖謝。舞雩高蹈異求由。北尋五柞改未愁。東挽三楊仍有樛。陟巘降原從此始。但無瑤玉與君酬。○芥隱筆記。）

建康遭蘇峻之難。宮室焚蕩。溫太眞議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時異論紛紜。王丞相曰。建康古之金陵。舊爲帝里。又孫仲謀劉元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以豐儉移都。苟弘衞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若不績其麻。則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實。俱非良計。今特宜鎭之以靜。羣情自安。

句容吳繢塘。有湖水。半冷半熱。皆有魚。交入輒死。雜俎。

江乘縣有泉。半溫半冷。共出一竅。地記。

顧琛爲朝請。請急還東。日晚泊方山。有一假裝問顧吳郡早晚至。船人答無顧吳郡。又問何船。曰顧朝請耳。琛心知爲吉徵。因誓曰。得郡當於此立廟。後果爲吳郡。乃於方山立白馬廟。

元武湖是金陵勝處。一日諸閣老待漏朝堂。語及林泉之事。馮謐曰。元宗賜賀監鏡湖。信爲勝事。余非敢望此。但賜後湖。亦足暢平生也。徐鉉答曰。主上尊賢待士。常若不及。豈惜一湖。所乏者知章耳。馮有慚色。

會稽境特多名山水。峰嶠隆峻。吐納雲霧。松桔楓柏。摧榦竦條。漂壑銳徹。清流寫註。王子敬見之曰。山川之美。使人應接不暇。會稽郡記。

孔曄會稽記曰。四明山高峰軼雲。連岫蔽日。

鑒湖會稽太守馮鑑所開。東西二十里。南北數里。縈帶郊郭。白水翠巖。亙相映發。有若圖畫。王逸少云。從

山陰路上行。如在中鏡遊。輿地志。

許遠遊元與逸少書。自山陰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東坡詩。倘容逸少問金堂。更與稽康求石髓。

盛弘之記沮水幽勝云。稠木旁生。凌空交合。危嶂傾岳。恆有落勢。風泉傳響於青林之下。巖猿流聲於白雲之上。遊者常苦日不周玩。情不給賞。荆州記。

崛居南有石室。西面有兩石室。北西有二石室。皆因阿結牖。連扃接闥。所謂石室相距也。東廂石上。猶傳杵臼之迹。庭中亦有舊宇處。尚髣髴前基。北坎室上。有微涓石溜。豐周瓢飲。似是棲遊隱學之所。子夏教西河疑即此。水經注。

河北有屬山。山甚靈秀。山峰之上。立石數百丈。亭亭桀竪。兢勢爭高。遠望篸篸。若攢圖之託霄上。其下層巖峭舉。壁岸無階。縣崖之中。多石室焉。室中若有積卷矣。而世士罕有津逮者。因謂之積書巖。巖內時見神人往還。蓋鴻衣羽裳之士。練精餌食之夫耳。水經注。

白鹿山。東清水所出也。上承諸陂散泉。積以成川。南流西南曲瀑布。乘巖縣河注壑二十餘丈。雷扑之聲。震動山谷。左右壁層深。獸迹不交。隍中散水霧合。視不見底。南峰北嶺。多結禪棲之士。東巖西谷。又是刹靈之圖。竹柏之懷。與神心妙遠。仁智之性。共山水效深。更爲勝處也。其水謂之清水谿。曰瑤谿。又曰瑤澗。

水經注。

蜀臨邛縣有火井。漢室之盛則赫熾。桓靈之際。火勢漸微。孔明一窺而更盛。至景曜元年。人以燭投而滅。其年併於魏。異苑。

永豐塢有丁公泉。發於焦泉之右。次東又得焦泉。泉發於天門之左天井。固石天門。山石自空。狀若門焉。廣三丈。高兩匹。深丈餘。世謂之天門也。東五百餘步。中有石穴。西向。裁得容人。平得東南入徑。至天井。直上三匹有餘。扳躡而昇。至上東平西二百步。西北七百步。四面峻絕。無由昇陟矣。上有比邱僧精舍。十有餘僧。給養難周。多出下平。有志者居之。寺左右雜樹疎挺。有一石泉。方丈餘。清水泓然。常無增減。山居者資以給飲。北有石室二口。舊是隱者念一之所。今無人矣。泉發於北阜。南流成漢。世謂焦泉也。水經注。

谷口去雲陽宮八十里。流瀑沸騰。飛泉灑激。兩岸峭壁。孤竪橫盤。凜然凝沍。每入穴中。朱明盛暑。當晝暫暄。涼秋晚候。纊袍不暖。所謂寒門也。雲陽記。

崤以西有二石。又南五六十步。臨谿有恬漠先生翼神碑。蓋隱斯山也。其水北流注於河。二水翼岸夾山。巍峰岐舉。秦山聳秀。重嶺干霄。水經注。

隴西郡隴山。其上懸巖。吐溜於中嶺。泉渟。因名萬石泉。泉盆散漫而下。溝澮皆注。故北人升此而歌曰。隴頭流水。嗚聲幽咽。遙望秦川。肝腸斷絕。秦川記。

濟南山水甲齊魯。泉甲天下。蓋他郡有泉一二數。此獨以百計。濤噴珠躍。金霏碧淳。韻琴筑而味肪醴。莫殫品狀。元于欽齊乘。

廣昌嶺高四十餘里。二十里中。委折五迴。方達其上。故嶺有五迴之名。下望層山。盛若蟻垤。實雞孤山之稱。亦峻嶒也。徐水三源奇發。齊瀉一澗。東流北轉。逕東山下。水西有御射碑。翼對層巖。壁立霞峙。徐水屈東北逕郎山。又屈逕其山南岑。山岑兢舉。若豎鳥翅。立石嶄巖。亦如劍杪。極地峻之崇峭。又東南流歷石門中。世俗謂之龍門也。其山上合下開。開處高六丈。飛水歷其間。南出乘崖。傾瀾泄注。七丈有餘。奔蕩之音。奇爲壯猛。觸石成井。水深不測。素波白激。濤襄四陸。闚之者驚神。臨之者駭魄矣。水經注。

西域書。阿羅漢諾矩羅。居震旦東南大海際雁蕩山芙蓉峰龍湫。唐貫休爲諾矩羅贊云。雁蕩經行雲漠漠。龍湫宴坐雨濛濛。此山南有芙蓉峰。山頂有大池。相傳以爲雁蕩。下二潭爲龍湫。又有經行峽。宴坐峰。筆談。

員嶠之山名環邱。有雲石。廣五百里。或四五十。或十數里。駁駱如錦川。扣之則蓊蓊然雲出。俄而遍潤天下。西有星池。周千里。水色隨四時變化。有神龜出爛石之上。此石常浮水邊。方數百里。其色多紅。質虛似肺。燒有煙。香聞數百里。煙氣升天則成香雲。遍潤則成香雨。李賀詩。依微香雨青氛氳。盧象詩。雲氣香流水。○拾遺記。

滾水自倒馬關南流。與大嶺水合。水出山西南大嶺下。東北流出峽。峽右山則有洹精廬。飛陸陵。山丹盤

虹梁。長津泛瀾。縈帶其下。東北流注於滮。滮水又屈而東。合兩嶺谿水。水出恆山北阜。東北流歷兩嶺間。其北雖層陵雲舉。猶不若南巒峭秀。自水南步遶峰。石磴逶迤。沿途九曲。歷睇諸山。咸爲劣矣。抑亦羊腸邛來之類也。水經注。

博水東徑陽城縣。散爲澤渚。方數里。匪直蒲荀是豐。實亦偏饒菱藕。至若婉孌童丱。及弱年女子。或單舟采菱。或疊舸折芰。長歌陽春。愛深涤水。掇拾者忘疲。謠詠者自得。於時行旅過矚。亦有慰於羈望矣。世謂之陽城瀙。水經注。

有龍泉出允街谷。泉眼之中。水文成蛟龍。或試撓破之。尋平成龍。畜生將飲者。皆畏辟而走。謂之龍泉。水經注。

謝靈運與弟書。聞惡谿道中。九十九里。有五十九灘。王右軍遊此惡道。歎其奇絕。遂書突星瀨於石。李白詩。遠尋惡溪去。不憚惡谿惡。途聞李北海。灘聞謝康樂。

趙德麟曰。王仲至謂余云。吾嘗奉使過仇池。有九十九泉。萬山環之。可以避世。如桃源。東坡集。

宋武帝登八公山。劉安舊臺。曰。城郭如匹帛之繞叢花也。六帖。

冠蓋亭。在襄陽南廿里。冠蓋山下。漢靈帝末。有四郡守、七都尉、二卿、兩侍中、一黃門、二侍郎、三尚書、六刺史、二十長史。劉表以其豪盛。乃卽其山道口刋石銘之曰。峨峨南岳。烈烈離明。實繁俊乂。君子以生。惟此

君子作漢之英。德爲龍光。聲比鶴鳴。圖經。

國清寺、與齊之靈巖、荆州玉泉、潤州棲霞、號爲四絕。

甘露寺有石如羊。相傳謂之狼石。云諸葛孔明坐其上。與孫仲謀論曹公。

吳仲庶守金陵。夢三舉子求哀曰。若不垂佑。明日當爲煨燼矣。公甚異之。詰旦。兵馬司狀申。乞燒三醜石爲灰。供修造用。公悟。救寺僧愛護焉。楊公筆錄。

節序

萬物豐於緜夏。耗於元冬。太元注。

周衰無寒歲。秦滅無燠年。五行志。

洛陽人家。正旦造絲鷄蠟燕粉荔枝、正月十五日。造火蛾兒。食玉梁糕。寒食。粧萬花與煮楊花粥。端午。術羹艾酒。以花絲樓閣插鬢。贈遺辟瘟扇、七夕。乞巧。使蜘蛛結萬字。造明星酒。裝同心膾。重九。迎涼脯羊肝餅。佩瘿木符。冬至。煎餳綵珠。戴一陽巾。除夜。銅刀刻門。埋小兒硯。點水盆燈。臘日。造脂化餤。玉燭寶典。○宋人賀正啟。瑞雪餞臘。粉荔迎年。

長安風俗。元日以後。遞飲食相邀。號傳座。南部新書。

元日飲屠蘇酒。從少者起。宋有問董勛者。答曰。俗以小者得歲故賀之。老者失歲故罰之。時鏡新書。

正旦元會。設白獸樽於殿庭。樽蓋上施白獸。若有能獻直言者。則發此樽飲酒。晉樂志。

正月一日。取五木煎湯以浴。令人至老鬢髮黑。道家謂青木香爲五香。亦云五木。雜修養書。

正旦。縣官殺羊。懸其頭於門。又磔雞以覆之。俗說厭厲氣。裴元以問河南伏君。曰。是月也。土氣上升。草木萌動。羊齧百草。雞啄五穀。故殺之以助生氣。裴元新言。

乾德五年正月甲辰。詔上元張燈。舊止三夜。朝廷無事。區宇乂安。方當年穀之豐登。宜縱士民之行樂。其令開封府更放十七十八兩夜燈。詒謀錄。

劉向外傳云。上元夜人皆遊賞。向獨在家讀書。太乙神以青黎照向。王介甫和劉貢父上元詩。不知太乙遊何處。定把青黎獨照公。

荊楚記。三月三日。四民踏百草。今人因有鬬百草之戲。鄭谷詩。何如鬬百草。賭取鳳凰釵。

池陽上巳日。婦人以蓑花點油。祝而洒之水中。若成龍鳳花卉之狀則吉。謂之油花卜。圖經。

陸翽鄴中記。幷州俗。冬至一百五日。爲子推斷火冷食。三日作乾粥。

軍中以端午走馬。謂之蹢柳。蹢音札。○文昌雜錄。

抱朴子云。以五月五日作赤靈符。書着心前。以辟五兵。王禹玉端午夫人閣帖。欲謝君恩却無語。心前笑指赤靈符。

太宗五日謂長孫無忌楊師道曰。五日舊俗。必用服翫相賀。今各賀君飛白扇二枚。庶動清風。以揚美德。唐書要錄。

八月一日。作五明囊。盛取百草頭露洗眼。眼明也。述征記。

趙知微有道術。中秋積陰不解。衆惜良辰。知微曰。可借酒肴。登天柱峰玩月。既出門。天色開霽。及登岸。月色如晝。及下山歸。則凄風苦雨。陰晦如故。三水小牘。

裴度除夜歎老。迨曉不寐。爐中商陸火凡數添也。金門歲節。

宮室

明堂辟雍爲博士舍三千。區爲會市。但列槐樹數百行。諸生朔望會此市。各持郡所出物及經書。相與買賣。三輔黃圖。

趙昱請處士綦母君公楊奇於緱氏界。周盤自重合令還。張奐在扶風。俱立精舍教授。謝承漢書。

荆南舊有五花館。待客之上地也。故蔣玄上成訥詩曰。不是上台憐姓字。五花賓館敢從容。南部新書。

周德隆草木茂盛。蒿堪爲宮室。因名蒿室。竹書紀年。

晉孝武太元三年。僕射謝安作新宮太極殿。欠一梁。有梅木流至石頭城下。取用之。畫梅花於梁上表瑞。因名梁殿。金陵覽古。

苻堅時。沙門竺僧朗。嘗從隱士張巨和遊。巨和常穴居。而朗居琨瑞山。大起殿舍。連樓疊閣。雖素飾不同。並以靜外致稱。朗少事佛圖澄。碩學淵通。尤明氣緯。人謂其所居爲朗公谷。○車類秦書

宋季雅罷南康郡。市宅居呂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曰千一百萬。怪其貴。季雅曰。一百萬買宅。千萬買鄰。梁書。

梁徐勉戒子書曰。吾清明門宅西邊。既施與宣武寺。不復方幅。意謂此逆旅舍耳。何事須華。常怪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富繼踵。宛其死矣。知是誰宅。

李德裕營平泉莊。遠方以異物奉之。或題曰。隴右諸侯供語鳥。日南太守送名花。

王維居輞川。室宇既廣。山林亦遠。而性好溫絜。地不容浮塵。日有十數掃飾者。使兩童專掌縛帚。而有時不給。洛都要記。

園囿之勝。不能兼者六。務宏大者少幽邃。人力勝者少蒼古。多水泉者蘄眺望。兼此六者。惟湖園而已。在唐爲裴晉公宅。園中有湖。湖中有堂。曰百花洲。曰四并堂。其四達而當東西之蹊者。桂堂也。截然出於湖之右者。迎暉亭也。過橫池。披林莽。循曲徑而後得者。梅臺知止菴也。自竹徑望之超然登之俯然者。環翠亭也。眇眇重邃。擅花卉之盛。而前據池亭之勝者。翠樾軒也。若夫百花酣而白晝眩。青蘋動而林陰合。水靜而跳魚鳴。木落而翠峰出。雖四時不同。而景物皆好。則又不可殫記者也。名園記。

環谿者。王開府園亭。南臨池。池左右翼。而北過涼榭。復滙爲大池。周圍如環。故名。榭南有多景樓。以南望。則嵩高少室。龍門大谷。層峰翠巘。畢效奇於前。榭北有風月臺。以北望。則隋唐宮闕樓殿。千門萬戶。岩巒

璀璨。延亘十餘里。凡左太冲十餘年極力而賦者。可瞥目而盡也。同上。

安公叢春亭。可望洛水。蓋洛水自西洶湧奔激而東。天津橋者。壘石謂之。直力落其怒而納之洪下。洪下皆大石底。與水爭噴薄。成霜雪。聲聞數十里。嘗窮冬月夜登此亭。聽洛水聲久之。覺清冽侵人肌骨。不可留也。同上。

冠服圖裝附

聖人觀翬翟之文。榮華之色。乃染帛以效之。始作五采以爲服。凡十二章。漢輿服志。

漢宮儀曰。衣裳卿大夫藻火。又曰。綬青地桃花。

高祖爲亭長。乃以竹皮爲冠。令求盜之薛治。時時冠之。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也。後詔曰。爵非公乘以上。不得冠劉氏冠。

貂蟬。胡服也。貂者、取其有文而不煥。外柔而易。內剛而勁也。蟬者、取其清虛而識時變也。在位者有文而不自耀。有武而不示人。清虛自牧。識時而動。古今注。

八座尚書則荷紫以坐。紫爲袷囊。綴之服外。加於左肩。輿服志。

漢末諸賢。多委王服。以幅巾爲雅。袁紹崔豹之徒。雖爲將帥。猶著縑巾。

魏晉以來。皮弁有纓無笄導。何稠曰。此古田服也。既以入朝。宜變其制。故弁施象牙簪。又從省之服無佩

綬。何稠曰。此乃晦朔小朝之服。安有人臣謁帝而除去印綬。無佩玉之節乎。乃加獸頭小綬及佩一隻。

宋景和中。討義陽王昶。六軍戒嚴。應須紫撊。左右欲營辦。王琨曰。元嘉初征謝晦。有紫撊在匣中。不須作。檢取果得焉。（南齊書。○撊音標。以繒爲之。長四尺。廣一寸。腰有絡帶以代鞶。中官紫撊。外官絳撊。俗曰飄帶。）

梁中丞給威儀十人。其八人武冠絳韝。執青儀囊在前。（梁典。）

中丞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介幘絳朝服。（通典。）

何敬容爲吏部尚書。性矜莊。衣冠鮮麗。梁武帝雖衣浣衣。而左右衣必須鮮潔。嘗有侍臣衣冠卷摺。帝怒曰。卿衣帶如繩。欲何所縛。敬容希旨。常以膠清刷髮。衣裳不整。伏牀熨之。暑月背爲之焦。

劉商鹿耳巾歌。趙侯首帶鹿耳巾。規模出自陶弘景。

成芳隱麥林山。剝苧織布。爲短襴寬袖之衣。着以酤酒。自稱隱士衫。（梁福廬陵記。）

關文衍爲散騎常侍。讀九華山岡於白綾半臂。號九華半臂。自云令吾此身。常在雲泉之內。（時逢青陽記。）

張九齡體弱有瀝疾。故事公卿皆搢笏於帶。而後乘馬。九齡獨常使人持之。因設笏囊。笏囊自九齡始。

白樂天燒丹於廬山草堂。作飛雲履。玄綾爲質。四面以素綃作雲朵。染以四選香。振履則如煙霧曰。吾足下生雲。計不久上升朱府矣。（樵談。）

南方有炎火山。四月生火。十二月火滅。火滅之後。草木皆生枝條。至火然。草木葉落。如中國寒時也。取此

木以爲薪。然之不盡。以其皮績之。爲火浣布。玄中記。

蕭史與穆公鍊飛雪丹。第一轉與弄玉塗之。今之女銀胹粉也。三代以降。塗紫草爲臙脂。周以紅花爲之。或曰出於閼氏。以下閒裝。

天女冠六銖又五銖。北里志。玉肌無軫五銖輕。博異志。

上元夫人降武帝宮。服青霜袍。雲色亂目。內傳。

上元夫人戴九星靈芝夜光之衣。西母戴太眞晨纓之冠。漢武內傳。

仙女天衣。有金鏤單絲錦穀銀泥五色羅裾。許老翁傳。

漢武元鼎元年。起招靈閣。有一神女。留玉釵與帝。帝以賜趙婕妤。至昭帝元鳳中。宮人猶見此釵。謀欲碎之。明視其匣。惟見白燕直升天。後宮嘗作玉釵。因名玉燕釵。言其吉祥。洞冥記。

飛燕浴五蘊七香湯。錦通香沉水坐。燎降神百蘊香。合德浴荳蔻湯。傅露華百英粉。帝嘗私語樊嫕曰。后雖有異香。不若婕妤體自香也。飛燕外傳。

梁冀妻孫壽。色美而善爲妖態。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以爲媚惑。冀亦改易輿服之制。作平上幘。車。碑幘狹冠。折上巾擁身扇。狐尾單衣。梁冀傳。

魏文帝宮人莫瓊樹。始製爲蟬鬢。望之縹緲。如蟬翼然。古今注。

武帝女壽陽公主。人日臥於含章殿簷下。梅花落公主額上。成五出之花。拂之不去。自後有梅花粧。宋書。

美人粧面既傅粉。復以臙脂調勻掌中。施之兩頰。濃者爲酒暈粧。淺者爲桃花粧。薄薄施朱。以粉罩之爲飛霞粧。梁簡文詩。分粧間淺靨。繞臉傅斜紅。日札。

齊東昏侯宮人。皆着綠絲屨。

陳蕭鄰詠複裙詩。晶晶金沙淨。離離寶縫分。纖腰非學楚。寬帶爲思君。

貴妃以假髻爲首飾曰義髻。僖宗內人束髮甚急爲囚髻。唐末。婦人梳髮。以兩髻抱面。爲拋家髻。

杜甫每朋友至。引見妻子。韋侍御見而退。使其婦送夜飛蟬以助粧飾。放慢集。

咸通中。開昌公主下嫁。有金菱銀栗連珠帳。却寒罷。犀簟牙席。蠲忿犀。如意玉。九鸞釵。辟邪香。杜陽編。

七林詠美人足飾曰。文綦綵縷。繪襪羅縢。縷。足衣。縢。足纏。

樂府雙行纏云。新羅綉行纏。足趺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獨我知可憐。

杜牧詩。細尺裁量減四分。碧琉璃滑裹春雲。五陵年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畫裙。

溫飛卿錦鞋賦曰。閨裏花春。雲邊月新。耀粲織女之東足。嬿婉嫦娥之結鄰。碧縠細鉤。鸞尾鳳頭。鞋稱雅舞。履號遠遊。若乃金蓮東昏之潘妃。寶縷臨川之江姬。倘匈非壽陵之步。妖盡實宰嚭之施。羅襪紅蕖之豔。豐趺縞錦之奇。凌波微步。警陳王。既踟躕而容與。花塵香迹。逢石氏。倏窈窕而呈姿。擊箱回津。驚蕭郎

之始見。李文明練。恨漢后之未持。重爲系曰。瑤池仙子董雙成。夜明簫額懸曲瓊。將上雲而垂手。顧轉盼而遺情。願綢繆於芳趾。附周旋於綺楹。莫悲更衣牀前棄。側聽東晞佩玉聲。（漢上題襟集。）

唐末宮中髻號鬧捕粧。形如飛風散鬟。蓋盤雅墮馬之類。唐詩。還梳鬧捕學宮粧。獨立閒亭納晚涼。試把玉釵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三夢集。）

億昭時。都下競事粧脣。婦女以此分妍否。其點注之工。名字差繁。其略有臙脂暈品。石榴橋。大紅春。小紅春。嫩吳香。半邊嬌。萬金紅。聖檀心。露朱兒。內家圓。天宮巧。洛兒殷。淡紅心。腥腥暈。小朱龍。格雙唐。媚花奴。樣子。

五代宮中畫眉。曰開元御愛。曰小山。曰五岳。曰垂珠。曰月稜。曰分稍。曰涵煙。（月稜眉。又名却月。東坡詩。成都畫手開十眉。橫月却月爭新奇。）

瑩娘。平康伎也。玉淨花明。尤善梳掠。畫眉日作一樣。唐斯立戲之曰。西蜀有十眉圖。汝眉癖若是。可作百眉圖。更假歲年。當率同志爲修眉史矣。

周光祿諸伎。掠鬢用鬱金油。傅面用龍消粉。染衣以沉香水。月終人賞金鳳凰一隻。（傳芳略記。）

李後主宮嬪省娘。纖麗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飾以寶物。細帶纓絡。蓮中作品色瑞蓮。令省娘以帛纏脚。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素襪舞雲中回旋。有凌雲之態。唐鎬詩。蓮花中更好。雲裏月常新。爲是作也。（道山

新聞。

宋徽宗宮人。衣裙多以麝香色爲鏤金羅。見元祐之詩。北去窮廬千萬里。畫羅休鏤麝香金。

食品

彭祖好和滋味。善斟雉羹。以事帝堯。（王逸楚辭注。）

五侯不相能。賓客不得來往。婁護傳食五侯間。各得其歡心。競致奇膳。護乃合以爲鮓。世稱五侯鮓。以爲奇味。（西京雜記。）

虞悰善爲滋味。和劑皆有方法。豫章王嶷盛饌饗賓。王問今日肴羞當有所遺否。虞曰。恨無黃頷腯。何曾食疏所載也。

世祖幸芳林園。就虞侍中悰求扁米糰。虞獻糰及雜肴數十舉。大官鼎味不及也。上就虞求諸飲食方。虞祕不肯出。上醉後。體不快。虞乃獻醒酒鯖魚一方而已。

荷朗善識味。會稽王道子爲設精饌。訖。問關中之味。孰若於此。朗曰。皆好。唯鹽味小生。即問宰夫如其言。或入殺雞以食之。朗曰。此雞棲恆半露。問之亦驗。又食鵝炙。知白黑之處。咸試而記之。無毫釐之差。（晉書。）

符子數十篇。（裴啟仁傳。）

衛倫過予。言及於味。稱魏故侍中劉子陽食餅。知鹽生精。味之至也。予曰。師曠識勞薪。易牙別淄澠。子陽

今之妙也。定之何難。倫因命僕取糲糗以進。子嘗之。曰。麥也。有杏李柰味。三果之熟也不同。子焉得兼之。倫笑而不言。退告人曰。士安之識過劉氏。吾麥杏時將發。故糗以杏汁。李柰時將發。又糗以李柰汁。故兼三味。（元晏春秋。）

李預得古人鑿玉法。乃採訪藍田。躬往攻掘。得若環璧雜器形者。大小百餘。頗有色黑者。並篋盛以還。至而視之。皆光潤可觀。預乃椎七十枚爲屑食之。餘多惠人。及死。停尸數宿。體色不變。啓齒納珠。因嘘其口。都無穢氣。

王琚常飲牛乳。色如處子。

吳郡獻松江鱸魚。煬帝曰。所謂金齏玉膾。東南佳味也。（南部煙花記。）

隋虞孝仁性奢華。伐遼之役。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以自給。

韋陟廚中飲食之香錯雜。入入其中。多飽飫而歸。語曰。人欲不飯筋骨舒。夤緣須入郇公廚。（長安后記。）

李德裕奢侈。每食一杯羹。其費約錢三萬。雜珠寶貝玉雄黃朱砂煎汁爲之。三煎卽棄其滓。（獨異志。）

段文昌丞相精饌事。第中庖所。榜曰鍊珍堂。在塗號行珍館。家有老婢。掌其法。指授女僕四十年。凡閱百婢。獨九婢可嗣法。文昌自編食經五十卷。時稱鄒平公食憲章。（清異錄。）

孫承祐在浙右。嘗饌客。指盤筵曰。今日坐中。南之蝤蛑。北之紅羊。東之鰕魚。西之棗栗。無不畢備。可謂富

有小四海矣。同前。

金陵士大夫淵藪。家事鼎鐺有七妙。鑒可照面。餛飩湯可注研。餅可映字。飯可打擦擦臺濕。麵可穿結帶。餅可作禦盜寒具。嚼着驚動十里人。同前。

子瞻邀劉器之參玉版和南。至籠景寺。燒筍食之。器之覺筍殊勝。問何名。子瞻曰。玉版也。此老師善說法。要令君得禪悅之味。器之乃悟其戲。爲之大笑。子瞻爲偈曰。不怕石頭路。來參玉版師。聊憑柏樹子。與問籜龍兒。冷齋夜話。

蚺惟大蛇。既洪且長。采色駁映。其文錦章。石灰吞鹿。腹成癰疽。蜜饗嘉食。是豆是觴。南裔志。

鮫之爲魚。其子既育。驚必歸母。還入其腹。小則如之。大則不復。楊孚交州異物志。

烏鰂八足。集足在口。縮喙在腹。形類鞋囊。其名烏鰂。噏波噀墨。迷射水匿。萬震海物異名記。

豬無筋。魚無氣。雞無髓。蟹無腹。皆物之稟氣不足者。不可多食。顏生論。

鹽食肴之將。酒百藥之長。漢食貨志。

鱖魚肥灸甚美。諺云。當去累世宅。不去鱖魚額。三輔決錄。

山海經。浮玉山北望五區。蒼水出於其陰。其中多鯊魚。子瞻詩。知有江南風物否。桃花流水鱖魚肥。鱖魚。狹薄而長。一名刀魚。太湖中饒之。

扶柳縣東北有武陽城。又北爲博廣池。池多名蟹佳蝦。歲貢王朝。以充膳府。十三州志。

石蜜之滋。甜於浮萍。非蜂之類。假石之名。實出甘柘。變而逾輕。涼州異物志。

酒茗

酒有若下。謂烏程也。九醞。謂宜城也。千日。中山也。浦桃。西京也。竹葉。豫北也。土窟春。滎陽也。石凍春。富平也。燒春。劒南也。桑落。陝右也。烏孫國有青田核。莫知其木與實。而核如五六升瓠。空之盛水。俄而成酒。劉章曾得二焉。集賓設之。一核才盡。一核又熟。可供二十客。名青田壺。歷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鄭公慤章曾得二焉。集賓設之。一核才盡。一核又熟。可供二十客。名青田壺。歷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鄭公慤三伏避暑於此。取大蓮葉置硯格上盛酒。以簪刺葉。令酒與柄通。屈莖吸之。鄉氣清冽。名曰碧筒酒。予詩曰。釀憶青田酒。觴宜碧藕筒。直須千日醉。莫放一杯空。近時以黃柑醞酒。號洞庭春色。以糯米藥麴作白醪。號玉友。皆奇絕者耳。珊瑚鉤詩話。

遜頓國有酒樹似安石榴。采花汁停甕中。數日成酒。瑤琨去玉門九萬里。有碧草如麥。割之以釀酒。則味如醇酎。飲三合。三旬不醒。飲甜酪水。隨飲而醒。洞冥記。

涤水出豫章康樂縣。其間烏程鄉有酒官。取水爲酒。極甘美。與湘東酃湖酒。年嘗獻之。世稱酃涤酒。盛弘之荊州記。

魏文侯與大夫飲。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曰。飲若不盡。浮之大白。說苑。

蔡邕飲至一石常醉。在路上臥。人名曰醉龍。

管輅頓仰三斗。而清辯綺粲。楊雄酒不離口。而太元乃就。（抱朴子。）

袁紹辟鄭元。及去餞之城東。欲元必醉。會者三百餘人。皆離席奉觴。自旦及暮。度元飲三百餘桮。而溫克之容。終日無怠。（高士傳。）

魏賈鏘有蒼頭。常令乘小艇於黃河中。接河源水以釀酒。名崑崙觴。芳味世中所絕。（酉陽雜俎。）

河東人劉白墮善釀。六月以罌貯酒。暴於日中。經一旬。其酒不動。飲之香美。醉而經月不醒。朝貴相餉。踰於千里。以其遠至。號曰鶴觴。永熙中。青州刺史毛鴻賓齎酒之番。路逢盜賊。飲之即醉。皆被擒。時游俠語曰。不畏張弓拔刀。惟畏白墮春醪。（伽藍記。）

劉墮宿擅工釀。採挹河流。醞成芳酎。縣食同枯枝之年。排於桑落之辰。故酒得其名矣。然香酣之色。清白若潞漿焉。別調氛氳。不與他同。蘭薰麝越。自成馨逸。自王公庶友牽拂相招者。每云索郎有顧。思同旅語索郎反語爲桑落也。更爲籍徵之篤句。中書之英談。（水經注。）

孟萬年好飲。喜酬暢。愈多不亂。桓宣武嘗問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孟答曰。公但未知酒中趣耳。（晉別傳。）

孔羣與親友書。今年田得七百石秫米。不足了麴蘗事。

羊稚舒冬月釀。常令人抱甕。須臾復易人。酒速成而味好。

陶淵明得太守送酒。多以春秫雜投之。曰。少延清歡。（淵明別傳。）

魏肇稱徐君房。年隨情少。酒因境多。

汝陽王璡家有酒法。號甘露經。四方風俗。諸家材料。莫不畢具。

汝陽王璡。取雲夢石甃。泛春渠以蓄酒。作金銀龜魚。浮沉其中。爲酌酒具。自稱釀王。兼劇部尚書。（醉仙圖記。）

羊侃不飲酒而好賓遊。終日獻酬。同其醉醒。

唐元宗嘗麴清潭。砌以銀甎。泥以石粉。貯三辰酒一萬車。以賜當制學士。（史譔錄。）

种明逸至性嗜酒。嘗種秫自釀。每曰。空山清寂。聊以養和。因號雲谿醉侯。

唐子西在惠州。名酒之和者曰養生主。勁者曰齊物論。楊誠齋退居。名酒之和者曰金盤露。勁者曰椒花雨。嘗言余愛椒花雨。甚於金盤露。

茅山元符宮。有蘇養直像。自贊其上曰。松風颼颼。瘦藤在手。惟此白叟。獨全於酒。

孟佗以菖蒲酒一斛遺張讓。卽拜佗涼州刺史。子瞻詩云。將軍百戰竟不侯。伯良一斛得涼州。

凡醉有所宜。醉花宜晝。襲其光也。醉雪宜夜。消其潔也。醉樓宜暑。資其清也。醉水宜秋。泛其爽也。（醉鄉日月。）

孔明戒子書曰。夫酒之設。合禮致情。適體歸性。禮終而退。此和之至。主意未殫。賓有餘倦。可以至醉。無致於亂。

陶侃母湛氏賢明有法訓。侃在武昌。與佐吏從容飲燕。常有飲限。或勸酒可少進。侃悽然良久曰。昔年少曾有酒失。慈親見約。故不敢踰。（侃別傳。）

毛文錫茶譜云。茶樹如瓜蘆葉。如梔子花。如白薔薇。實如栟櫚。蔕如下香。根如胡桃。

陸鴻漸嘗爲茶論。說茶之功效。幷煎炙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統籠貯之。遠近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雲谿友議。）

茶有九難。陰采夜焙。非造也。嚼味嗅香。非別也。膏薪庖炭。非火也。飛湍壅潦。非水也。外熟內生。非炙也。碧粉縹塵。非末也。操艱攪遽。非煮也。夏興冬廢。非飲也。膩鼎腥甌。非器也。（陸羽茶經。）

王肅初入魏。不食羊肉酪漿。常飯鯽魚羹。渴飲茗汁。京師士子。見肅一飲一斗。號爲漏巵。後與高祖會食。羊肉酪粥。高祖怪問之。對曰。羊是陸產之最。魚是水族之長。所好不同。並各稱珍。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莒小國。惟茗下中。與酪作奴。高祖大笑。因此號茗飲爲酪奴。（洛陽伽藍記。）

隋文帝微時。夢神人易其腦骨。自爾腦痛。忽遇一僧云。山中有茗草。煮而飲之當愈。服之有效。由是人競採掇。譜其略曰。穀春秋演河圖。不如載茗一車。（進士槪紓文。）

樂天入關。劉禹錫正病酒。禹錫乃餽菊苗虀蘆菔鮓。換取樂天六班茶二甕。以醒酒。（蠻甌志。）

和凝在朝。率同列遞日以茶相飲。味劣者有罰。號爲湯社。

建人謂鬬茶爲茗戰

北苑焙茶之精者名白乳頭金蠟面

僧寺茗所曰茶寮

覺林院志崇牧茶三等待客以驚雷莢自奉以萱草帶供佛以紫茸香蓋最上以供佛而最下以自奉也

客赴茶者皆以油囊盛餘瀝以歸蠻甌志

蔡襄善別茶建安能仁院有茶生石縫間僧采造得茶八餅號石巖白以四餅遺蔡以四餅密造入走京師遺王內翰禹玉歲餘蔡被召還闕訪禹玉禹玉命子弟於茶筒中選精品碾以待蔡蔡捧甌未嘗輒曰此極似能仁石巖白公何以得之禹玉未信索貼驗之乃服

唐右補闕綦母旻性不飲茶著代茶飲序云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暫佳瘠氣耗精終身之害斯大獲益則歸功茶力貽患則不謂茶災

器具

黃帝巾机銘予居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惕惕恐朝不及夕兢兢慄慄日愼一日人莫躓於山而躓於垤

蚩尤爲大霧軍士昏迷軒轅爲指南車以示四方遂擒蚩尤劉氏外紀

西域奇肱國能爲飛車從風遠行湯時其國人以車乘西風至豫州湯破其車不以示民後十年東風至

乃使乘車復歸其國。在玉門之西一萬里。

齊慶封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鑒髮。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左氏春秋。

記里鼓車。一名大章車。晉安帝時。劉裕滅秦得之。有木人執槌向鼓行。一里打一槌。崔豹古今注。

馮衍車銘曰。乘車必護輪。治國必愛民。車無輪安處。國無民誰與。古文苑。

夏后開使蓋廬折金於山。而陶鑄之於昆吾。是使翁難雉乙卜於白若之龜。曰。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烹。不舉而自藏。不遷而自行。以祭於昆吾之墟上。乙又言兆之繇曰。饗矣。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成。遷於三國。墨子。

元鼎中。汾陽得寶鼎。即吾邱壽王所識之鼎。高一丈二尺。受十二石。雜金銀銅錫爲之。四面蛟龍。兩耳能鳴。三足馬蹄。刻山雲奇怪之象。其文曰。壽考天地。百祥臻侍。山伏其靈。海伏其異。梁虞荔鼎錄。

蕭何爲丞相。鑄一鼎。大如三石甕。自表已功。其文曰。紀功鼎。亦是何自作署書體。四足。同上。

王允。字子師。郭林宗見而器之。允自鑄一鼎。曰。千里。八分書。同上。

魏武帝鑄鼎於白鹿山。高一丈。紀征伐戰陣之能。古文篆書。四足。更作鼎與太子。名曰孝鼎。刻古來孝子姓名。小篆書。同上。

周穆王時。西胡獻昆吾割玉刀。及夜光常滿杯。刀切玉如切泥。杯是白玉之精。光明夜照。冥夕出杯於中

庭向天比明而水汁已滿於杯中也汁甘而香美斯實靈人之器東方朔十洲記

管仲曰制盧山發而出水金從之出蚩尤受之以作劒戟大戴禮

楚昭王臥寢而得吳王滿盧之劒問風胡子曰寡人臥寢而得寶劒不知其名是何劒也對曰此謂滿盧臣聞吳王得越所獻寶劒三枚一曰魚腸二曰盤郢三曰滿盧魚腸已用殺吳王僚也盤郢以送其死女滿盧五金之英太陽之精可以折衝拒敵然人君有逆理之謀其劒即出故去無道以就有道吳越春秋

肅宗嘗賜諸尚書劒惟三人特以寶劒自手著其名曰韓稜楚龍淵郅壽蜀漢文陳龍濟南椎成時論者爲之說以稜淵深有謀故得龍淵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龍敦朴善不見外故得椎成韓稜傳

劉曜隱居管涔之山夜中忽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劒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劒長二尺光澤非常背有銘曰神劒服御除衆毒曜遂服之劒隨時變爲五色後曜爲胡王水經注

沈約爲東宮官謝敕賜孟嘗君劒啓曰田文重氣狗名四豪莫及寶劒雄身故能威陵秦楚人高事遠遺物足奇謹加玩服以深存古也

典韋容貌魁傑名冠三軍其所持手戟長幾一尋軍中爲之語曰帳下壯士有典君手把雙戟八十斤江表傳

蒲元性多奇思於斜谷口爲諸葛武侯鑄刀三千口刀成言漢水鈍弱不任淬用蜀江爽烈是大金之元

精。命人於成都取江水。蒲以淬刀。言雜涪水不可用。取水者捍言不雜。蒲以刀畫水。言雜八升。取水者叩頭云。於涪津覆水。遂以涪水八升益之。尋以竹筒納鐵珠滿中。舉刀斷之。應手虛落。名曰神刀。（太平御覽。）

文曰南西卷縣夷帥范椎奴也。嘗牧牛澗中。獲二鯉魚。化成鐵。用以爲刀。刀成。乃對大石嶂而呪之曰。鯉魚變化。冶成雙刀。石嶂破者。是有神靈。進斫之。石卽瓦解。

古人鑄刀。以五月丙午取純火精以協其數。故王粲銘曰。相時陰陽。制茲利兵。（庾信喜志林。）

阮師之作刀。七月庚午。見金神於冶監之門。教以水火之齊。用陰陽之候。取剛柔之和。（物理論。）

高祖與項羽戰於京索。遁於薄中。羽追求之。時鳩止鳴其上。追之者以爲必無人。遂得脫。及卽位。異此鳩。故作鳩杖以扶老。（水經注。）

古鑑銘。漢有善銅出丹陽。和以銀錫清且明。左龍右虎尙三光。朱雀元武順陰陽。尙方作鑑眞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飢食棗。

何都巡出古鏡。背鈕紐以蓮葉承之。左有彈琴仙人。一鳳凰對舞。帶有銘云。對鳳鳳舞。鑄黃金帶。陰陽各有配。日月恆相會。白玉芙蓉匣。翠羽瓊瑤帶。同心人。心相親。照心照膽保千春。

庾信詩。盤龍明鏡儛秦嘉。辟惡生香寄韓壽。

曹公作歌棊。臥視書。六朝人作隱囊。柔軟可倚。又勝歌棊。王維詩。隱囊紗帽坐彈棊。

魏武帝都鄴。燕會文昌殿。用漢儀設百華燈。

劉表有酒器三。曰伯雅、仲雅、季雅。雅一作盃。酒盃也。典論。

李適之有酒器九品。蓬萊盞。海川螺。舞仙盞。瓠子巵。幔捲荷。金蕉葉。玉蟾兒。醉劉伶。東溟樣。蓬萊盞上有三山。象三島。注酒以山沒爲限。舞仙盞有關捩。酒滿則仙人出舞。瑞香毬子出醆外。逢原記。

鸂鶒水鳥。黃喙長尺餘。南人以爲酒器。即今之鵝項也。○劉欣期益州記。

僊家三寶。有碧瑤梧。紅蕤枕。紫玉函。

李廣與兄弟獵於宜山。見臥虎。射之。一矢卽殪。斷其頭。爲枕。示服猛也。鎔銅象其形爲溲器。示辱之也。今人作虎枕自廣始。

洪崖先生欲歸河內。舍人劉守璋贈先生楊雄鐵研。四皓鹿角枕。

齊卞敬家無患枕。贊云。爰茲素朴。名爲吉始。匠人製斯。以獻君子。無患木名。程雅問櫨木曰。無患何也。曰。昔有神巫曰淫昧。能符劾百鬼。得鬼則以此木爲棒捧殺之。世人相傳。以爲器用厭鬼。故曰無患。

武帝於天泉池新製鯿魚舟。形狹而短。帝暇日常泛之。惟引劉之遴、陸雲公、到溉、朱异。

隋梁睿請伐陳。文帝答詔曰。陳國來朝。未盡藩節。若命水龍。終當相屈。蓋謂戰艦曰水龍。

赫連氏以百鍊之鐵爲龍雀大環。號曰大夏龍雀。銘其背曰。古之利器。吳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都。可

以懷遠。可以柔遠。如風靡草。威服九區。（水經注。）

陶器始舜時。三代迄秦漢。所謂甕器是也。近世不貴金玉而貴銅瓷。遂有祕色窯器。乃錢氏有國日。越州燒進。臣庶不得用。故云祕色。然陸龜蒙詩。九秋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峯翠色來。如向中宵承沆瀣。共稽中散鬬遺杯。則越甸又非始錢氏。（宋葉寘筆衡。）

五明扇。舜所作也。既受堯禪。廣開視聽。求賢人以自輔。故作五明扇。秦漢公卿大夫皆用之。魏晉非乘輿不得用。（古今注。）

石虎作雲母五明金薄。莫難扇薄。打純金如蟬翼。二面彩漆。畫列仙奇鳥異獸。雲母帖其中。彩色明徹。虎出時。用此扇挾乘輿。又有象牙桃枝扇。或綠沉色。或木蘭色。或紫紺色。或作薄金色。（鄴中記。）

子建九華扇賦序云。昔吾先君常侍。得幸漢桓帝。賜方扇。不方不圓。其中結成文。名曰九華。張融弱冠有名。道士陸修靜以白鷺羽鷹尾扇遺之曰。此既異物。以奉異人。（歷代吟譜。）

慕容寶因燕梓浦。危坐整容謂之曰。世云梓浦有神。豈虛語哉。若富貴可期。頻得三盧。於是三擲盡盧。故云五木之祥。（晉樂志。）

宋武帝節儉過人。張妃房帳皆紗文幃。三齊葛席。五醆盤。桃花米飯。（梁崔祖思傳。）

長安巧工丁緩作臥褥香鑪一名被中香鑪。爲機環轉運四周。而鑪體常平。可置之被褥。故以爲名。又有

九層博山香鑪。鏤爲奇禽怪獸。窮諸靈異。皆自然運動。西京雜記。

陶貞白有金鵲尾香鑪。又珠林云。吳興人費崇先。少信佛法。每聽經。常以鵲尾鑪置膝前。皮日休詩。鵲尾金鑪一世焚。

李煜長秋周氏居柔儀殿。有主香宮女。其焚香之器。曰把子蓮。三雲鳳折腰獅子。小三神。卍字金鳳口嬰玉太古容華鼎。凡數十種。金玉爲之。